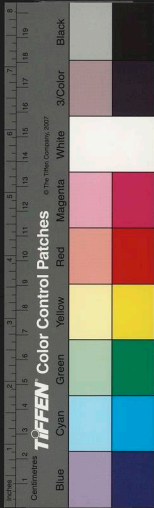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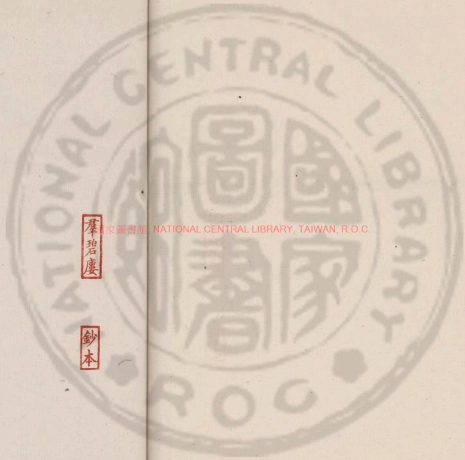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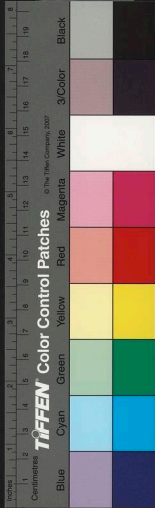




羣
治
康

鈔
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南野史總錄

第一卷

先主

第二卷

嗣主

第三卷

後主

第四卷

宋齊丘

第五卷

孫恩

第六卷

彭昌

尹琳

彭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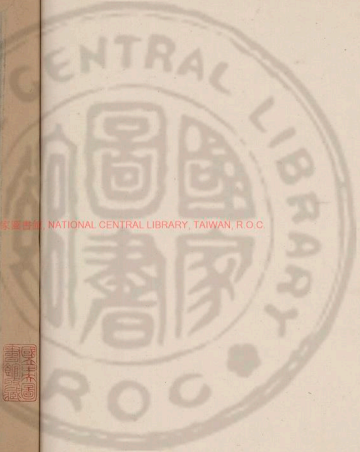
陳貺

沈彬

劉仁贍

陳海

朱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七卷

陳省躬

周彬

孫觴

鄧洵美

李家明

第八卷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第九卷

汪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第十卷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江南野史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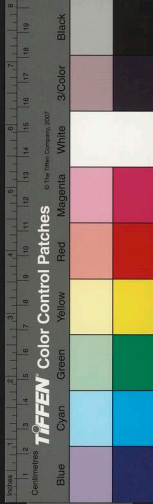
先主

螺川龍家撰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恪之後
祖志授署為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
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為事屬時離亂群盜蜂起朱梁統制
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无
少康一旅之眾數十里之地义之閒海賊夏詔眾甚盛欲
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說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
世多難先祖基業宕然橫流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
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
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
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為喻詔感其言於是從之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南野史卷一

第七卷

陳省躬

周彬

孫觴

鄧洵美

李家明

第八卷

江夢孫

陳陶

史虛白

孟賓于

孟貫

江為

第九卷

汪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第十卷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江南野史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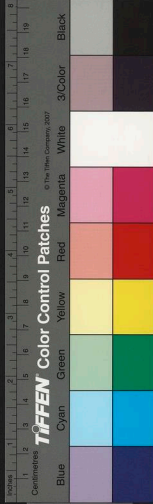
先主

螺川龍峽撰

江南先主姓李名昇字正倫其先唐憲宗之子建恪之後
祖志授署為徐州判官卒於任所父榮有器度不事產業
每交結豪傑以任俠為事屬時離亂群盜蜂起朱梁統制
天下而楊行密專據淮南榮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然无
少康一旅之眾數十里之地义之閒海賊夏詔眾甚盛欲
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說詔曰僕大唐之後少失怙恃遭
世多難先祖基業宕然橫流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
之遺德宗祧社稷必未杜絕其間子孫必有興者吾雖不
調夙蘊壯志聞公英雄士卒勇勁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
貴苟成霸業古賢魚水未足為喻詔感其言於是從之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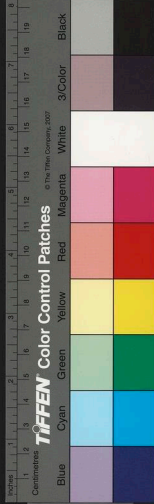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南野史卷一

率衆自海入淮轉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間衆至數十人軍勢頗盛郡邑與戰多爲所敗行密聞之因自帥師攻之數敗乃爲所擒因捕其家盡誅之時先主方數歲且異常兒濠上一桑門與行密有故乞收養以爲徒弟後行密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方穎豐願隆上短下乃携歸爲己子先主雖少而天性穎悟夙敦子道朝夕起居溫清左右承顏侍膳過若成人及遇溫戚屬皆能俯躬迎奉溫婦見之而頗鍾愛撫養無異逮十餘歲溫知其必能幹事遂試之以家務令主領之自是溫家生計食邑菜地夏秋所入及月俸料或頒賜物段出納府廩雖有專吏主職然能於晦朔總其支費存留自縲疋之數无不知其多少及四時伏牒薦祀特脂醢饌肴兼賓客從吏之費槩量皆中其度逮嬪婢媵媿寒燠衣御紈綺幣帛高下之等皆取其給家

人之屬且亡間言溫之嫡子皆好騁田獵先主唯習書計暇則隸射所志必精遂用徐姓名知誥既長溫爲娶其婦亦能奉蘋藻致柔順之美溫嘗臥疾唯先主躬侍左右至於糞溺皆親執器動至連月踰時扶掖出入或通宵達曙曾不解帶或夜聞聲效乃率婦同往者數四溫於悼人間人至則問曰汝爲誰耶對曰知誥在斯又問曰彼更何人對曰知誥之婦溫見其篤於孝養而復能幹家知非常品而諸子難及乃曰吁汝雖異族吾无親疎先主聞之衛愈謹未幾溫起先主婦卒溫知其篤孝爲之感歎久之溫指侍右一姬謂先主曰此必有福自歸吾家而門戶長益不啻數倍汝可婦之奉汝箕帚遂生嗣主及諸王後溫凡出征討而疑其悵下故先主常得奉侍遂習熟武事因能騎射起家爲偏將會宣州叛亂時溫已秉軍政遂命大將



紫再用討之以先主監軍事既至乃帥部下先擊之賊平
先主功居最遷昇州刺史時諸郡皆以兵甲為務而先主
專尚文儒延納多士未幾會親信饒洞天薦南昌人宋齊
丘一見與語終日館于門下朝夕諮訪政治齊丘遂說宜
頒布六條以率羣吏定民科制勸課農桑薄征輕賦禁止
非徭在位十餘年民庶豐實郡邑安堵禮律脩舉庶位公
廉城郭濟固軍器充積兵士輯睦入樂為用義父溫聞其
完葺乃以嫡子知訓居廣陵輔政來自領之遂移先主刺
守京口未逾期而知訓為大將朱瑾所殺初知訓秉政朝
廷譽之為昌華相公因是輕肆驕傲辟命卿將鎮戍藩翰
多所不道瑾頗銜之瑾為人悍毅勇敢決烈獨任唐末屬
朱梁篡逆瑾為郡守拒命不從梁師屢征不克會其兄瑛
以別郡先降梁祖親討瑾乃遣瑛於城下諭令歸順瑾大

怒乃偽開壁請與兄面語遂飛刃刺殺瑛梁祖惋歎攻圍
愈急遂亡歸淮南時人壯之呼其小字為朱憨哥瑾既殺
知訓乃持其首詣吳王主曰他有父在非孤敢聞卿善自
為謀瑾乃大呼于市朝因欲作亂時无附之者遂自剄先
主乃率部下渡江以定亂瑾已死吳主遂委政先主遷左
僕射叅政握兵權軍國之事莫不己出越人寇毘陵先主
以府兵拒之大戰于无錫越人奔潰鄰境之內唯錢氏為
仇因是與之和好兵甲遂拜乃傾意折節奉上接下禮待
將校推其慈惠致之腹心以寬簡優柔存恤驍勇夙將元
寮素所跋扈者无不樂從互與歡飲士民富實持鼓不聞
朝廷頹綱以礼振舉上下既久遠迹樂推呼之為政事僕
射大江南北封境之間二十餘年治平如砥乃治府署之
內立亭號之曰延賓命宋齊丘為記以待多士於是四方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豪傑翕然歸之或因退休沐浴之暇親与之宴飲諮訪闕失問民疾苦夜夙而罷時中原多故名賢夙德皆亡身歸順乃使人於淮上以厚幣資之既至廣以爵祿故北土士人嚮風而至者造數十人羽翼大成裨佐彌衆或人讒先主於義父溫曰軍國大政請以嫡嗣承之不得假於他人先主聞之乃表乞罷政務而宋齊丘諫之請緩其事造數日會溫發疾卒遂止其議時義牙知詢代嗣父鎮金陵遙總朝綱每與先主爭衡因使說之入朝遂以吳主之命留而不遣罷其政權由是先主始獲專任朝野歸附位望日隆遷侍中中書令守太尉都諸軍事遂襲溫故事出鎮建康以長子瑒參政進封先主為齊王加禮建齊國置百官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遂受吳禪奉吳主為讓皇帝居丹陽宮改吳年號為昇元元年尊義父溫為武皇為義弟

知證等請歸姓先主尤懷徐氏鞠養之惠不忍改之百官堅請於是復姓李氏立大唐宗廟祀高祖太宗而降追尊四世祖恪為孝靜王奉考榮為義祖封徐氏二子復為王諸孫男女各為郡縣主百官進位有差乃祀郊園立礼畢羣臣皆賀復上尊號過而不行郡邑報符瑞者數十亦止而不書以丞相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將行請使通好契丹遂以宮女繒絲珠璣遺泛海而行明年蕃使亦至於是在聘往來者不絕是時江淮無事累歲豐稔兵食盈積而梁宋屢亂羣臣咸言土運中興宜復先代疆宇之請其歲吳越災焚其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議請乘其弊諸將奮勇者頗庶先主不納遣使言之厚饋幣粟以賙其乏殆將假而率之以入中土未幾會先主疾篤使召宋齊丘受顧命託以後事長子吳王瑒嗣位即日殂于正寢時昇元七



年年五十六謚曰孝高庶號烈祖先主身長七尺姿兒瑰
特目瞬如電語言厚重望之懾人与語可愛少遭述難長
懼兵革民間疾苦无細不知刺建康有處士汪台符上書
陳九患利害之說皆親閱覽窮究臧否不耻下問稟而行
之自登位之後遣官大定檢校民田高下肥磽皆發允當
人絕怨咨輸賦不稽然而仁孝之誠頗動天地園丘之祭
天奏月延三刻是時上旬月當三更而没升壇之際皎然
如日礼畢而落時鏡州餘于民母因抱攜其孫失手墜地
其子怒拔刃斫之刃且未及自腰而下忽陷于地先主遂
命作閔刃鏹之又吉州豪民龍氏鬻穀不售上神崗禱庶
求旱為震暴所殺迨末年愨敦慈恕山林藪澤禁止以時
恩澤渙汗及被吾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
血塗于草野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

蓋不得已而為之將終乃謂嗣主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縹
帛七百餘萬吾死之後善和好鄰境以安宗社不可襲煬
皇之跡恃食阻兵自取亡覆苟能守吾言汝為孝子百姓
謂汝為賢君矣殂落之日四方黔首歎息涕泣而輟其食
初有禪代之意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驚連旦召問將
斬之云夜來偶得月詩先主令白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
入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主聞之私喜而釋之
又天祐中諸郡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徐氏之望
鯉姓也天時人事宜符有如此也



江南野史卷第二

嗣主

螺川龍衮撰

嗣主名璟字百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遷諸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部尚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王尋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朱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丘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幾告將禪位于東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徽極諫不聽封長子真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其衣特謂之赤軍子襲取南康眾至十餘萬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奄至空山去城十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眾遇賢懼弃眾而



江南野史卷第二

嗣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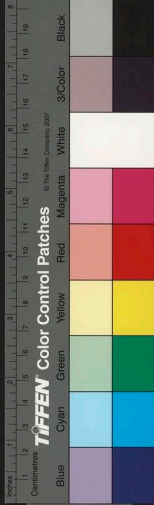
螺川龍衮撰

嗣主名璟字百玉先主長子年始十歲出為郎遷諸衛將軍典領軍事先主出鎮金陵以國政付之轉兵部尚書參政事明年亦赴建康拜司徒平章事知中外諸軍副都統先主受禪封吳王諸道元帥改封齊王尋嗣位乃改元為保大尊母朱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以太保宋齊丘為相封三弟景達為王未幾告將禪位于東都留守景達固讓不許給事蕭儼極諫不聽封長子真為南昌王是歲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其衣特謂之赤軍子襲取南康眾至十餘萬虔守輕之帥兵屢擊皆失利奄至空山去城十餘里為營嗣主遣將討之連破賊眾遇賢懼弃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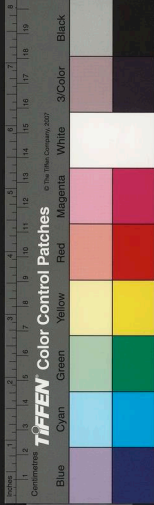
走獲其副黃伯雄斬之是歲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
遂叅決唯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入白事餘非召對不見
宰相宋齊丘上疏極諫不聽其畧云臣事先朝造三十年
每論議之際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
不得達其意懇今始即位面不与羣臣明見是陛下偏專
獨任自聖特賢而已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獨聞假天
下耳以聽一人不能獨明放假天下目以視故无遠迓群
情世態不必親見躬聞而可得知之蓋能延接踈越異方
之人未嘗隔絕也今深居遠處而欲聞民間疾瘼艱苦猶
惡陰而入乎遂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
而可得以及乎於是黜齊立為潤州節度使既行朝廷有
位者咸竊排毀言与親信陳覺等樹朋黨自此始矣齊丘
因乞歸九華舊隱遂封為九華先生議征建州王延政與

福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改正朔更相為亂嗣主使諭
以禍福各不從阻兵相殘復會查文徽素知閩建山路險
易遂以邊鎬与文徽帥師討之復遣祖全恩將兵至建陽
建州兵亦隔水而陣因以建州降將孟堅引師自後攻之
建人大敗退保其城時福州民李義殺延政之子自稱留
後遣使納款降嗣主使以義為福州刺史延政由是師益
失援遂平建州執延政以歸封鄱陽王鎮饒州自是汀泉
漳皆降是歲改建州延平津為劍州以建州裨將陳誨為
劍州刺史遣齊王景達徵九華先生宋齊丘與之俱還崇
奉朝請而已是時福州李義專據其地叛乃詔建州防戍
討之及命信州節度使王建封同圍福州義初求於越越
以舟師浮海而至馮延魯縱之登岸而不能禦敵越人乃
出李義家族將其城會王建封先揚言曰吾軍敗矣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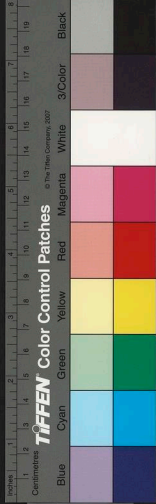
營而遁諸軍相顧而潰嗣主歸罪延魯使鎖至建康遂流于舒州是時虜主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价言語通於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為從事昔後唐清泰主矣御晉高祖以太原叛與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祖既因虜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令臣事于虜主守職為郎焉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蕃漢不同治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蕃家既无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產穀故无征賦然臣仕單于造方數歲亦未嘗覩虜廷之事或傳徵兵適傳箭為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雙何以限多日以皮為約何謂皮約曰築隘巷以一皮藉之兵騎過而踐焉以糜壞為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為准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

為對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既違入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之主矣嗣主曰孤守江南社稷系嗣與梁宋阻脩若契丹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蕃使聞之遂行時中原无主寇盜縱橫嗣主乃難曰孤不能因其危運命將興師抗行中國恢復高大之土守而乃勞師於海隅狼實先代之罪人也至於悔恨百端不能自弭時秦州刺史皇甫暉王建及沿淮羣盜皆來降至明年命兵部尚書賈談入契丹報聘以太傅宋齊丘為洪州節度使漢中節度使守司徒李守貞為漢師所圍遣從事朱元李平來乞師初晉少主世虜耶律德光再寇河北命守貞副杜重威帥眾禦之至中渡橋為虜主所圍遂降之德光既入梁園明年歸蕃漢高祖自河東入踐阼重威因叛高祖征之出城降至隱帝即位恐重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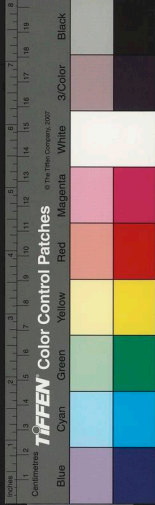
復叛遂誅之守貞乃重威之黨疑不自遂據城不順隱帝命周太祖征之攻其城且急守貞懼乃竊元等至表畧曰臣之先世乃唐之遠裔祖侯稱將代不絕人茂績殊勳著于簡策昔日巢寇犯闕僖昭失御宗社版蕩為人所有臣雖生于梁末幼失怙恃零丁孤苦遭世多難迨能執戈捐身事晉征討攻伐粗立戰功為高祖見擢俾典禁衛顯著勞績尋屬顧命出守蒲津洎少主厄運遂致戎虜晉鼎覆餗天下橫流強守无主臣不勝忿惋痛心疾首欲效愚忠誅鉏蛇豕恢復先業庶安守內功未及立克黨俄臨眾寡不敵遂罹圍迫臣雖躬當矢石以帥羣下悉力固守冀殄犬羊殞首不顧臣之分也然預備不虞有備不敗古之善教也臣遠聞君王霸有江左雄跨淮南禁暴弭亂推亡固存有王者之風將繼巨唐有土者非君而誰况臣忝宗盟

敢罄誠款苟君王察臣忠勇矜顧本枝救患恤鄰過強附順爰遣偏將出為東援則君有五霸之風不讓于桓文之主苟獲全濟寔君之惠云嗣主覽表遂遣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西面行營招討使帥諸軍並進至淮甸間河中城已陷守貞勢屈遂與妻子酣燕于樓上使下舉火自焚於是班師而元等留江南誅節度王建封初招討使王崇文圍福州命建封分兵攻守其東城門垂陷因嗣主失機先詔崇文為福州節度使建封聞之心不平遂受李義厚賂先燒營而遁國家以前功隱忍未即加誅例轉同平章事建封不識大體求縮中書政事嗣主曰卿乃一使相耳安可亂常僭于台輔汝无恙聞自是人號之為王惹鬧日恣跋扈累表邀求發言不異嗣主怒發前後罪犯殺之鼎州節度使馬希萼使奉來乞師希萼乃楚武穆王之子其



家法兄弟傳國兄希範違命越次立同母弟希廣初希萼授桂林節度使自鎮來奔喪未至希廣懼將害已使以舟師自上流迎衛送至鼎州既而構隙欲誅希萼故來乞師為援其表畧曰昔先主早以勲業基有楚國不幸即世顧命之夕顯令兄弟以天倫紹立庶奉宗廟獲享國祚无何嗣君不延永命奄弃社稷訖告之日臣不勝痛切膚骨血泣願睫即時奔走哀庭冀處苦由用竭臣子之孝不圖天未殄禍孽豎構隙間離我戚屬汨亂先序潛阻兵戈將謀勦絕苟不更圖殞在朝夕故臣敢遠遣行价彈布腹心惟君存先王之昔好軫大國之威武許出兵援以附不腆庶俾盜黨免弄凶器云嗣主乃遣將何洙應之會希廣攻之不克希萼遂帥州兵及五溪蠻攻殺希廣遂遣右僕射孫思持節立希萼為楚王既立荒淫驕恣不恤國政其將

徐威等作亂乃囚希萼立其弟希崇嗣主聞之遣邊鎬討之希崇出降遂入長沙迎希萼希崇歸以為王初南王劉氏之子嗣立間馬氏兄弟敗亂徙江南遂遣將進取桂林侵至桂陽監嗣主遣大將張巒至郴連間復歸裨將楊勝侯忠帥袁吉二郡鄉師合數千人分道而進至臨賀與廣人戰于城下廣人敗績城守使壘上流以誘我忠等見水淺乘勝被木柵而入因各爭功縱兵亂掠廣人伏兵拒之忠等失利退遇決水泛溢士卒溺死者大半餘眾宵遁亦未至桂林聞忠等敗於是亦班師秋分洪州高安縣為筠州以右僕射孫思為相鼎州劉言叛襲長沙邊鎬弃城走鎬為人柔懦酷懼釋氏凡出征伐无威武嚴號令苟幸克捷多以生濟為利初平建州時人呼為邊羅漢至是政出群小弱而无斷唯事桑門廣設雜施楚人罹苦謂之邊和



尚乃无守禦脫身夜遁遂流之於饒州是歲周太祖登極
明年建康災焚廬舍營署踰月乃止保大十一年境內大
旱自六月不雨至明年三月民大饑疫死大半下令郡縣
煮粥賑之飢民食者皆死城內外傍水際積屍臭不堪行
是歲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奉表乞師求援彥超乃漢高
祖同母異父弟性驕狠而无謀漢祖既登極遂援以充造
周太祖自鄴入京師彥超召帥部下輔隱帝拒戰尋敗因
收集餘騎歸交据城不順周太祖將親征之懼而求援嗣
主遣兵數千至淮大為周師所敗俘其特校遂誅彥超常
以金帛募海上客得五百餘輩皆魁岸膂力勇敢及周師
圍城客說彥超曰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為公以熱血
相撥一場決勝敗安能於危蹙之地坐守誅戮彥超不能
從周祖聞而義之城陷命開圍東角縱之客結圓陣而出

周祖使戒之曰朕既赦汝所過城邑无害民人對曰臣皆
海曲之民少負節義偶為彥超所誤不能成功臣之耻也
今陛下既釋臣等願歸魚農以奉聖朝敢有他志再取亡
殺言訖皆山呼而去太祖既平彥超乃釋所俘江南將校
而諭之曰卿歸語汝主朕征有罪乃為君之道何煩遠援
以附不庭朕方和結鄰好休邊境是所願也卿可言之嗣
主聞而悔恨忘食先是漢末遣使往湘潭市茶會邊鎮平
馬氏例浮于江南嗣主因而引對慰勞遂以上茗万川備
入船遣之自夏口轉令入江陵而還是歲周世宗嗣位明
年夏援天威軍都虞候劉仁贍為壽州節度使冬周師入
淮甸命押衛統軍劉彥貞帥師向壽春以禦之遣江州節
度使皇甫暉將兵為援時師奔營退據浮橋以俟我師彥
貞議追之仁贍以為之師姦謀恐其設伏不如養銳以俟



其隙彥貞將家子少長富貴唯貪恠聚斂為務莫知兵法
不經戰鬪多喜虛譽能射帖子俗謂之劉一箭乃曰敵
吾至則先遁之不追何待裨將臧師朗等恃勇寡謀貪功
輕敵不顧兵騎夜發晨食至正陽軍據其橋數戰不利為
周師所敗諸將皆沒凡喪師徒僅以七万時江淮寧义民
不知兵大軍既敗莫不惶怖諸郡无備皆弃城而北於是
遣宰臣孫思及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請稱藩以和周世
宗使德明復命議盡割淮南之地為好德明既還盛稱世
宗英德德明固請割地為使陳覺尤忌德明因是固執割
地无益且言德明背國圖利然德明素无行義言多過謬
舉朝不信德明知說不見用乃大呼於眾曰周師渡江國
必亡矣嗣主怒乃斬德明使齊王景達與陳覺帥師向壽
春為援先是讓皇一族徙居泰州至是命園苑使尹延範

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延範慮有变其二弟六十餘人殺
之以其婦女渡江嗣主大怒腰斬延範楊氏遂絕既而嗣
主泣謂左右曰延範之死乃成濟之徒与狐非不知之不
得已矣初江北諸郡輿屯田執事者虐用民力人多怒之
及周師至皆以牛酒迎之而周師不能安撫皆奴隸俘虜
視之如草芥民乃不懼相與起義治農器為兵編紙為甲
宵處處保聚謂之白甲子周師討之每為所禦劉仁贍厲
志堅守遂襲城南大寨俘斬數千級裨將張全約周鏡皆
決以死誓時諸路進攻朱元復舒州李平克蘄州唐進克
秦州周師在諸郡者皆退合壽春元帥景達與陳覺屯濠
州聚兵五万无決戰之計築甬道欲通壽春張全約与周
使不和仁贍乃斬全約而周使病死仁贍亦發疾時朱元
陳覺有隙將戰遂与部下叛裨將廷時厚止之元殺之而



行於是諸軍大潰邊鎬等為之擒景達陳覺奔還劉仁贍疾篤不能視事副使孫羽以城降唯楚州守將張彥卿不下周師圍之矢石如雨民雖死困守益堅迨一年食盡方陷彥卿夙將之後善撫師旅共啗甘苦城破之日与軍十万戰而没无一生降者遂屠其城世宗召江南之俘劉承遇諭以通和嗣主遂遣宰臣馮延巳陳覺奉表至州獻舒廬淦和蘄黃之地以和遂下令去帝號正朔從顯德以營此應援使林仁肇為潤州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贈孫思太傅追封魯國公贈張彥卿侍中放太傅宋齊丘于池州九華舊隱初朱元之叛舉國震懾時陳覺李徽古每白嗣主言國祚將亡宋公本造國手非此公不可請舉國投之國事委行之後以間陛下深居後苑舉覺時從容奏談釋老而已嗣主乃命中書舍人陳喬具詔將行會

喬極諫其議遂止陳覺自奉先面以世宗之命告嗣主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鍾謀聞之不信白嗣主固請北使覆實其事乃遣謀告謝自責言非續之罪此乃本國之過也世宗曰必使續如是乃忠臣矣朕為天下之主肯殺忠臣乎謀既反命嗣主乃下令盡發其前後罪惡遣使監守宋齊丘因自縊而死貶陳覺李徽古皆殺之初既使孫思奉表稱藩而世宗遣李德明反命議割淮南以和而不聽德明見殺復使景達出世宗聞之怒江南皆約遂問忌江南可取虛實忌對曰臣本國雖然甲兵尚三十萬餘未易可圖世宗讓忌曰江南不過十數郡而師旅太多何見欺與忌曰精甲利兵雖即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風濤激湧險過湯池所謂天塹也斯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智謀宏遠機變如神指授



師徒坐制之勇乃王猛謝安之徒斯亦可敵十万世宗間而惡之乃載忌使諭劉仁贍趣降忌乃反其辭會左右譖忌於世宗云昔說朱守躬以汴州叛尋殺忌後使鍾謨還命曰朕与江南大義雖定然宋齊丘不死殆難保和好尋齊丘之死亦由是焉時慧宇頓見斗牛之分議遷都以避之且建康與敵隔境江又在下流敵寇若至則嬰城自固苟令外郡守節能救其難乃為劉禪陳霸先耳今吾移都豫章据其上流而制其根本此上策也群議未決唯樞密唐鏞贊成其議乃使修葺洪州為定都之計封次子從嘉為吳王居東宮貶禮部侍郎鍾謨尋殺之貶天威軍都虞候張麟于宣州殺之与鍾謨謀逆故也改豫章郡為南都是歲太祖登極建隆二年春嗣主如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所過郡邑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次于廬山

与從臣遊于山中寺觀徧覽勝景賦詩談宴旬日而行三月至南都洪州乃藩鎮之地及為王都則湫隘尢劇官府營署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阜隸皆旦夕歸嗣主恐生變憂念煩悖因此唐鏞阿旨欲致極法鏞懼縊死葬建康嗣主音容閑雅眉目若畫趣尚清潔好學而能詩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自嗣主以來常欲脫去機務游泳澹寂以保嗣主社稷不獲其已而聰悟迷惑聞於聽斷故多為左右所沮東征西討出不由衷刑辜戮姦於怨是致號令无法長惡稔愆喪師虛國自己而作及周師俄至頽然无備神情委懾若无所措先主顧命之詞徒虛語爾孝子賢君不亦遠乎於是弼於割地愧作藩臣情慮荒悖不能自懲遂議遷都道強趨弱亦叔世季年寔可嗟悼既至



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於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丘自
陞而趨進遂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
于賢良矣之故矣初先主既封齊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
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
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
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常欲禪位景達与宋齊丘既不
獲後果喪淮南而國幾亡矣後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
壽終

江南野史卷第二

江南野史卷第三

螺川龍袁撰

後主 宜春王

後主名昱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子太
子冀同母弟幼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遷神武軍都虞
候沿江巡撫因獵于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帥眾將
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与眾獵焉歎曰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為後吳王魯政
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太子監國嗣主殂遂即為位尊母
鍾氏為太后立妃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百官偕加職
罷諸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与常賦俱征隨所租入
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
无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年



南都常不自安將宴百寮於殿上忽見故太傅宋齊丘自
陞而趨進遂惡之入而得疾數日而殂識者謂信讒而害
于賢良矣之故矣初先主旣封齊王將受吳禪有善相者
至先主遂列諸子見之相者因指齊王景達曰此雖不及
於公然善持守者也先主復嗣主相者曰只恐不了公家
事先主不從及嗣主繼立常欲禪位景達与宋齊丘旣不
獲後果喪淮南而國幾亡矣後景達出鎮臨川開寶中以
壽終

江南野史卷第二

江南野史卷第三

螺川龍袁撰

後主 宜春王

後主名昱字重光本名從嘉及嗣立改焉嗣主第六子太
子冀同母弟幼封安定郡公周師入淮甸遷神武軍都虞
候沿江巡撫因獵于野時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帥衆將
渡江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与衆獵焉歎曰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止嗣主聞之因立為後吳王魯政
嗣主南遷洪州遂立為太子監國嗣主殂遂即為位尊母
鍾氏為太后立妃周氏為皇后封諸弟為王百官偕加職
罷諸郡屯田歸州縣委所屬宰簿与常賦俱征隨所租入
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為祿廩諸朱膠牙稅亦然由是公
无遺利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撓刻獲安業焉乾德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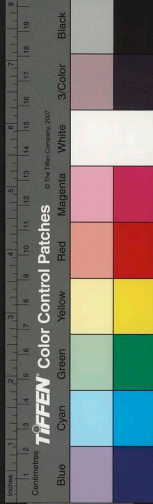
始用鐵錢以十當銅之一初嗣主即位征伐頗起先主德昌泉布既竭遂議鑄唐國錢其眉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百姓盜鑄幾至一斤餘以一文置水上不沉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之民復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懼之益衆而不止又先主世不緊括定民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世宗寇淮南鹽貨遂艱官无可支至今輪之猶為定制以林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冬建州節度使陳晦卒時後主亡恤政務晚於禁中臥聽內道場童行撞鐘有節數喜而召之與剝度為僧而童子姦猾對曰不敢獨受恩澤願陛下如佛慈悲廣覃諸郡於是普度焉是歲十月二日後主納國開寶三年

冬後主因校獵于青龍山還大理寺親錄囚繫多獲原宥給事中蕭儼中書侍郎韓熙載等彈奏稱獄訟必有司困圍之中非車駕所宜至請省司罰內帑錢三百万充軍資庫用三年夏太白日見至秋方没又二日相觸時人以視見之是歲韓熙載卒天王使至諷後主入朝豈不應詔初流言共謂此使竊同後主巨錢至船必載之比度自是後主懼不復登使者舟秋撫州齊王景達卒遣弟宜春王從謙入朝京師冬有商人上密事請竊往江陵焚燒北朝所造樓船戰艦數千艘乞割符驗後主懼事泄不敢聽於是商人遁去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為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弘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降諸王為郡公初臺閣殿各有鳴吻自乾德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四年冬南都



留守南昌尹林仁犀卒遇鳩也誅內史人舍人潘佑戶部
侍郎李以侍衛親軍都虞候申令堅為吉州刺史六年
遣次弟鄧王從益朝京師尋遣廻諭後主入朝六年冬王
師濟江寇池州以天德軍都虞候杜真帥師禦之敗績于
當塗遂戒嚴城守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
募民獻納緡粟以裨國用而畧之以膏秩時獻者頗多袁
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于境內八年春有彗星孛
于東方初亘中天其末曲向北時謂之掃星迨曉熒孛午
短如帚焉城將陷沒越人攻丹徒命同德軍都虞候盧絳
督舟師出援之是歲閩民為師徒初先主之世既為量民
田以真科賦自二緡以上家出一卒號為義師中有別籍
分居又出一卒謂之新生擬軍至民間有新置物產者亦
出一卒謂之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

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之將校董之又嗣主之
世許諸郡民划競渡船每至端午官給絳俾兩兩較其殿
最勝者加以銀稅謂之打標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
之凌波軍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皆自
備緡帛車服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輩謂之自在軍民應之
者益多矣王師圍急乃竊降蠟書招百姓自老弱外能被
執者謂之排門軍凡十三等名遣赴邊境及登城把守建
康城陷方罷歸農其將校起發入京師數年放還鄉里夏
誅神衛統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自
潯陽湖口帥水陸諸軍將校援建康進次虎鑄洲与王師
合戰眾皆潰令贇死之初後主以大兵圍近歷年百姓疫
死士卒乏食俾陳作降欵與太子出降使行人與約詰
旦至午未決尋城陷都招討使曹彬既入後主出拜于宮



門彬曰何故負約後主无辭唯言人心不一故也遂令左
右奉匱綬上彬彬復命後主作書委諭諸郡令以城歸順
唯江州不從其裨將胡則殺刺史監軍使遂據城叛先鋒
曹翰帥衆攻之師老而疲至明年冬食盡方陷遂屠其城
王師旣入建康唯後主宮門不入時昇元寺閣數層高可
十餘丈梁時為瓦棺閣豪民富商之家避難於上遣千餘
人為越人所焚一旦而熄彬乃使監守後主与二弟太子
而下登舟赴闕百司官屬僅千艘將發號泣之聲洶于水
陸旣行後主於舟中時泣數行下因命筆自賦詩云江南
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
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万行兄弟四人
三百口不堪閒坐細思量旣至汴口欲登禮普光寺左右
猶諫止後主怒而大罵曰吾自少被汝輩禁制都不自由

今日家國俱亡尚如此耶登之拳拳而禮歎念父之散施
衣物縵帛至京師乃面縛銜璧群臣輿輓以見太祖太祖
以後主拒命勞師然念稱藩入貢二十餘年乃赦之後主
与臣寮素服徒步太祖御乾元殿乃告曰汝為江南國主
已乎曷見左右班列儀衛嚴肅股慄父之不能對尋命赦
罪賜冠帶遣就館封違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 太宗
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後主因疾作上宣翰
林醫視藥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而殂在偏位十五年
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給賜含槨彌厚中使護喪事初
後主旣違朝旨拒命不行嘗謂人曰他日王師見討孤當
躬擐戎服親駕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如其不獲乃聚
室自焚終不作他國之鬼 太祖聞之謂左右曰此措大
兒語耳徒有其口必无其志渠能如是孫皓叔寶不為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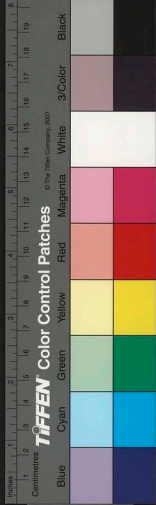
虜矣至是果然後主自少俊邁喜肄儒學工詩能屬文曉
悟音律姿儀風雅舉止儒措宛若士人酷信浮圖之法垂
死不悟常於禁中署僧尼寺宇中常所聚徒迨數百人朝
退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轉誦佛書手不暫釋拜跪頓者
再為治之其手不抄乃學佛握印而行百官士庶則而效
之由是建康城中寺院僧徒迨至萬餘親給廩米帑藏繕
帛以供之常召募有道士為僧者与之二金往往貪苟而
為者僧犯姦有司具贖還俗後主乃聽僧人姦淫本圖還
俗令若從之是縱其欲勒令禮佛三百拜免其刑北朝聞
之陰選少年有經業口辨者往化之後主崇奉謂之一佛
出世号为小長老朝夕與論云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
報又說令廣施利梵營造塔像身被紅羅銷金三事後主
讓其太奢乃曰陛下不讀華嚴經爭知佛富貴自是襟懷

激悅兵機守禦之謀慌然而弛困廩漸虛財用益竭又使
後主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僅千間聚徒千眾旦暮設素食
元非異方珍饌一日食之不盡明旦再具謂之折倒時議
謂折倒為翌日識及大兵至獲為營署北朝又俾僧於采
石磯下卓菴自云少而草衣木食後主使費供獻佯為不
受乃陰鑿穴及壘石為塔數圍高迨數丈而夜量水面及
王師起池州而浮梁遂至繫於塔穴且渡南北不差毫釐
師徒合圍乃小長老議其拒守對曰臣僧當挫退之於是
登城大呼而周麾兵乃小却後主喜令僧俗兵士念誦故
苦觀音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雨下士民傷死者
眾後主復使言之託疾不起及誅皇甫繼勳之後方疑無
驗乃鳩而殺之時城中有僧數千表乞被堅執銳出城鬪
戰後主不從曰不可毀他教法宰相湯說吏部尚書徐鉉



之徒但順非文過尸祿希旨曾不一言諫諍坐待王師陰
伺敗亡隨作係虜韓熙載諛佞苟容嘗上疏云諸佛慈悲
高容悔過言多此類任成禍胎見危是幸迨盧絳出水戰
生獲裨校及甲士百人其校身狀魁岸容貌甚武將見後
主或告之曰若對官家善為詞說必免其禍校乃抗聲彼
則一國主何官家之有既見曙而不拜後主喜而且懼因
問比師中似汝輩者幾對曰國主若悟誠宜趣降為一城
生民延命苟不如是旦夕之中適為魚肉如吾輩者幾萬
何足問之後主默然無斷爰之令出為閻人所刺乃大呼
曰吾恨死不得其地矣餘甲士皆重傷後主哀之給飲食
藥餌治之迨損引見各紹曰官家如佛慈悲好生惡殺臣
等無以為報荅願踰城竊斬比師以謝生成乃夜縱之迨
旦皆割讖而至後主喜之賞賜有加於是再遣之而不復

至矣後主不知賊則城外百姓耳獻焉故城中虛實之狀
皆被測之諸郡有斷死獄者當先奉牘既詳覆無疑乃於
佛前炷香焚燈以達旦為驗若火滅則從之如燃則貸死
富商大賈有犯法者乃賂左右內人竊續之而貴獲宥者
多矣其為人朦昧茫昧如此不亡何俟初比朝兵將興吉
州子城上有神見頭如車輪額上有珠光燦其月軍民皆
看數日而沒令俗呼為天王樓又建康城外沿江排大樓
航皆有將軍之封忽一艘且吼如人聞于十數里後主乃
降杖決之又見鳧鴈自北而飛迨千羣至城側叫嘯悲鳴
遺糞于城屋及女牆上皆白而臭月餘乃止城中士庶衣
碧服染時瀆經宿露則愈鮮時呼之為天水碧廬陵曾氏
將娶婦忽化為女後嫁之生子焉又有海鱷形如大堤長
數十丈至于潯陽值冬水涸不能旋每每噉喝水自腮而



出或云海神取其珠矣造死人食其肉多者至卒以脇骨
為橋脊骨為臼齟者鯉之類也既死則國亡其恠識多若
是昱之君臣皆顯蒙不悟其妖

宜春王從謙嗣主第九子後主之母弟幼而聰悟好學有
文詞未弱冠有能詩之名嗣主嘗於苑中与宰相奕而從
謙侍側嗣主命之賦觀碁詩從謙乃命筆立賦曰竹林二
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終无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終有失
守分固無侵若算機算處滄溟想未深嗣主覽之驚嘆令
頒示百寮以為規誡士流爭寫紙幘動于建康及後主嗣
立封王開寶中天王詔後主入朝昱未行乃遣從謙奉朝
貢既至敷奏无失禮節 太祖優恩封之為充王賜第宅
錫賚頗厚恩極藩戚未幾侍上從容謂之曰卿可貽書与
國主令入朝奉朕當大駕抵宋毫而迎封之以大府所請

彼此遭逢自無失時從謙對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守宗
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之入朝寔千載一過必須奉詔

太祖因賜酒食縉帛而罷及從謙為書使至建康論以上
意而後主為陳喬等所制乃不從及平建康後主入朝

太宗詰以不從從謙之旨拒命勞師後主懼乃僞對以不
聞其命 太宗怒遂降從謙于南班既以家國喪亡爵秩
貶損妃御不存默默不自安遂臥疾日而卒初從謙奉使
宮口質而不返其妃每哭詣後主无以為計每聞使至必
避之而已兵未起以思慕不已而成疾卒後主后周氏司
徒宗之少女前后之妹少以姻戚往來宮中後主見其美
姿容乃納之前后疾將殛忽見后入乃問妹妹幾時至宮
來后時年幼不知嫌疑即以實對曰既數日矣后怒遂面
壁而臥至死不顧后既殂常入禁中呈納為后乃成礼而



已將納綵後主令交鶯被以繒綵使銜書極于侈靡及親
迎民庶觀者或登于屋有墜瓦而死其久燕群臣韓庶載
而降階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謹自是士庶婚姻寔成
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
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第三

江南野史卷第四

螺川龍衮撰

宋齊丘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淦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
與南昌人鍾傳同起于草野唐王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
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于任
所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齊丘少孤好學為文其軀頗質
朴而无師授活業貧委遂游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
于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救其涯
溪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齊兵因刺謁
之與語終日延于門下旦夕為之醢因訪時務未幾洞天
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遣書薦之
于先主既至棲遲逆旅累調罄乏因吁嘆數四其鄰倡優



已將納綵後主令交鶯被以繒綵使銜書極于侈靡及親
迎民庶觀者或登于屋有墜瓦而死其久燕群臣韓應載
而降階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謹自是士庶婚姻寔成
風俗及後主封違命侯后封妃太平興國三年後主殂未
幾后亦卒

江南野史卷第三

江南野史卷第四

宋齊丘

螺川龍衮撰

宋齊丘字子嵩世為廬陵淦陽阜山人父誠因巢寇之亂
與南昌人鍾傳同起于草野唐王不能制時高駢鎮淮南
遂表傳為洪州節度使尋封南平王以誠為副使卒于任
所齊丘因是以為故里焉齊丘少孤好學為文其軀頗質
朴而无師授活業貧委遂游學於諸郡自以世亂乃篤志
于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與之談者皆屈莫能救其涯
溪時先主刺昇州其親友饒洞天出守廬陵齊兵因刺謁
之與語終日延于門下旦夕為之醢因訪時務未幾洞天
解郡遂命載歸廣陵未至而洞天疾病且死因遣書薦之
于先主既至棲遲逆旅累調罄乏因吁嘆數四其鄰倡優



女魏氏聞之乃竊賂遺數錢由是獲備管幅遂克投贖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大獲賂遺尋而娶魏氏館而給之因說先主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妍否進用公廉修學廢墜制御姦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隍完峻士卒驍勇義父徐溫聞而往自鎮之乃遷先主刺守潤州未幾溫嫡子知訓為朱瑾所殺齊丘乃勉先主帥兵渡江以平其亂真衛社稷潛立大勳代秉其政若握重兵制禦摩下可成洪業既至遂果代之時吳主既弱政出多門君臣綱紀弛而不振乃修復政理動據禮法務葺民庶罷其不經總以要務寬省征賦農有定制官无虛祿輯睦公族撫存將校優給卒伍爵賞有功刑辟中度斥捕攘寇上下咸又皆齊丘之謀焉又說以虛懷待士博訪藝能遂立延賓亭招納賢豪以敦著時望復創一池中立亭宇每与先主登臨乃屏

絕人跡以議家國或至夜艾池亭令猶存焉先主欲致之重位然為所忌遂署為府中從事溫愠因擢拜右司員外郎復授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府中日議庶政乃使人於淮上延接北土歸義士大夫孫思韓熙載等數十人皆以仁愛惠義致諸腹中故得人莫不樂為之用齊丘自揆以草野之人遭會英傑言聽謀從身居顯位儒家之榮於斯為盛遂告歸豫章改葬既入九華山下卜居退身表乞致仕吳主累召乃數表堅讓畧曰昔高宗之夢得說西伯之獲非熊况臣非築岩之相釣渭之賢祿位彌重宜居山野云時嗣主已為大將軍先主使賚吳王詔親往慰諭優辭敦勉彌留旬月然後乃起方舟並濟好狎如友既至先主喜分約父子授中書侍郎遷僕射平章事先主位望崇重基構彌隆因謀為禪代乃請先主移鎮金陵以基王業



交結鄰好綏悅守宰廣厚恩施撫緝遠通吾輔元子觀其
間隙以待時情於是從之然吳主恭默勞謙人心未殆而
宮禁之內嬪御貴戚聲教嘵輒之微齊丘莫不知之以陰
間建康議以劉穆之之輔宋祖無以過之吳主忽謂左右
曰孤克已雖勤為下所奏然為徐氏制馭名存實喪今欲
求為一田舍翁將安所歸乎遂泣下數行齊丘聞之乃還
建康議遷都金陵吳主既半渡遂引至潤州安置號丹陽
宮未幾使諷吳主禪位先主既膺禪位齊丘復請歸姓以
紹唐統真德威四方遂遷左丞相司馬元勳乃就國步既
安因表罷相庶崇止足以避賢能遂除洪州節度使既至
乃召故老親屬與叙情舊飲宴彌厚溥霑餽遺乃改其故
里為受親里坊為衣錦坊更易弊政補緝郡條庶民便利
莫不榮之迨先主篤疾詔還受顧命託以後事嗣主立加

太傅以前官相之嗣主襟量仁懦言幾狎恭已无法大
矣統御或深居宮禁全忘宵旰齊丘每犯顏諫正陳以昧
旦之道馭朽之危又欲捐社稷傳位于太弟於是上疏論
及先主創立之艱憂勤之重狂諫不從未幾以為浙西節
度使自是左右侍從皆東宮白面少年儒流雅士韓熙載
之徒多肆排毀以先朝老臣終不為少主所用嗣主顧盼
頗見慢色齊丘知之求罷其政但奉朝請而已年既衰暮
自負勳舊不能折節降身隨時容眾為鍾謨常夢錫江文
蔚蕭儼承非順旨尤生謗瀆乃歎曰烏盡免死則弓藏大
烹矣因表乞歸九華舊居嗣主與左右皆以為許徵要君
上乃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縣公食一縣之賦至四年嗣
主命齊王景達就詔與俱還建康亦奉朝請而已至六年
又出鎮洪州九年復詔還拜太師固讓十一年復往南昌



十三年周師入淮旬詔還謀難始齊丘賜歸九華朝廷多用文儒以干戈為戲屢征閩建復討湘沅外之師旅內竭帑藏國用軍器宕然虛匱淮甸疆境弃如土芥養老乞言以為迂典詔詢謀耻而不行周師暴至遂失備禦方詔還議軍事未至以劉彥貞為都統出援壽春齊丘聞之曰斯乃蹴鞠射恬之徒焉能總眾以禦勅敵辱國喪師必是行矣既至因表乞急詔還彥貞聞之狠愎而行未幾果沒復以朱元又叛諸郡皆陷選將閔師稱藩割地皆匪專謀復告老謝疾乞骸歸南昌既而嗣主自己淮南神情躁撓荒憐不安嘗曰狄欲徒脫國務放心雲鶴每思寄託恨未得人時陳豎李徵古等常見親密因順音而言齊丘先朝夙老論家造國四方所知若委之國事俾繼伊旦陛下暫輟萬幾高宴深宮俟睿德隆寧歸政何晚又會鍾謨返謠稱

世宗曰朕与江南分義既定然宋齊丘不死殆難保其义永合朝順非遂成罅隙因是貶殺覺等時齊丘不知其旨乃見艫艦舟詔入遣歸九華既至遂絕糧七日而卒齊丘昔嘗著唇云至于千怒萬端只為飢寒兩字人見其死謂之自讖齊丘所薦進者惟能先萌未兆智策宏遠才堪致化理能易俗与己合志同方者乃授拔擢凡數十人名皆顯達貴歷朝廷豈以尋章摘句戕賊經史殘剩古人之詞為文士者哉故齊丘之學天才縱逆穎出羣彙混然而得非耗靈前修而為之辭至如鳳臺山亭詩延賓亭記九華三表有古儒之風格化書五十餘篇頗獎於道家允建碑碣皆齊丘之文命韓熙載八分書之熙載嘗以紙實其鼻或問之故答曰其辭穢而且臭時見謗誅多此之類齊丘嘗与先主議選宮嬪雜以珠貝羅綺使之泛海北通契丹



欲圖復中原而虜主耶律德光使至厚幣遣還迨至淮北乃使人殺之復還沿海費琛以為報聘虜主不知謂北朝殺己之使因漸搆隙前後如是者數四於是德光大怒數寇邊境及銜晉少主与之抗禮遂入梁園遣使召江南與之會醜嗣主謙抑辭而不行故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云結連并寇與我為仇勾引契丹至今未已皆齊丘之始謀也或云虜母青媛乃江南之嬪且當嗣主懦躁輕肆失言陳覺之徒諂說率爾詭對不能慎其樞機禍及正人亦非夙心素志同誠協謀復會鍾謨蘧蔭匿交亂康君九華之墳未草謨亦繼誅蕭儼以蒙瞽无文釁而復訐江文蔚辭賦常品學非博通常夢錫以幃箔之內猱雜不修韓熙載濠而无行縱誕不持豈能和變識樂立功定業當齊丘秉政蒞任皆斥腐儒齷生身誇行獵故不大用位已崇峻

由是哆于頰頰背憎面譖羣誣黨議十舌百辟加之齊丘性度不能洪綽襟器斗筭苟不附己莫之容忍汪台符譏其名字潛沉深淵初鎮南昌日有故識慢言致之大辟乃勝其尸曰毀辱先皇謗訕今上亂臣賊子宜弃市朝斯亦孔子所謂管仲之器小哉初囚九華乃命筆作老牛歌以獻為者所匿今傳于人口將死謂人曰吾昔幽囚楊氏于秦州一无聊生吾之罪也然今一死故无所恨遂自縊而年七十餘矣有一子先世而亡



江南野史卷第五

螺川龍袞撰

孫忌 劉仁瞻 陳海 鍾謨 朱元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梁主
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江北方召募河南任人忌因亡之署
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落下追明宗嗣位以莊
宗藩漢馬步使朱守躬出鎮汴州辟忌為判官遷員外郎
守躬猜之惟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
城陷守躬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為秦門將亡淮南時圖像
索之頗急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忌乃岸偽捫蝨嚙蟻追
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邨翹坐先主常使親信
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喏
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下優容



江南野史卷第五

螺川龍袞撰

孫忌 劉仁瞻 陳海 鍾謨 朱元

孫忌者本名晟山東齊郡人少家貧力學能屬文朱梁主
舉進士會莊宗立號江北方召募河南任人忌因亡之署
為著作郎直史館莊宗滅梁隨都落下追明宗嗣位以莊
宗藩漢馬步使朱守躬出鎮汴州辟忌為判官遷員外郎
守躬猜之惟不能自安忌因說之叛明宗使安重誨攻之
城陷守躬伏誅忌乃窘迫落髮為桑門將亡淮南時圖像
索之頗急至正陽未濟追騎適至忌乃岸偽捫蝨嚙蟻追
者睥睨久之乃去忌方獲渡至旅邨翹坐先主常使親信
於淮頭竊覘過客見忌姿儀偉重有異常僧乃走庭下喏
之忌端然不答逆者知之乃聞先主使人迎置門下優容



禮問忌以實對遂令髮冠帶後從先主渡江署節度巡官
彌見親寵每至宴談迨旦迄夕与徐玠同禪禪代權拜翰
林學士知制誥文辭疊順優宛而古尋遷中書侍郎才宏
口辯詞說泛濫常為宋齊丘所忌憚迨嗣主即位素所畏
重累遷右僕射平章事与馮延巳俱相頗有志于重熙富
庶變育疲民時已下湖南忌白嗣主楚國兄弟自取敗亂
其民何罪使之困瘁欲且解桂林益陽之師以節鉞受劉
言使白安緝莫惠有衡潭之地則二藩在吾彀中爾延巳
狠復不識大體不然其議未幾劉言果襲取長沙邊錫弃
城而走忌鄙延巳謂人曰王卮象鳳盛內狗穢鷄樹鳳池
棲集鳧翟遂求罷相嗣主許之未幾會周師攻淮南劉彥
貞等全軍陷沒劉仁瞻固守壽春嗣主懼遣忌与王崇質
鍾謨李德明相次奉表稱藩請和周世宗留忌使德明反

命請割淮南十四郡以江為界朝議不從殺德明遣齊王
景達陳覺朱元等救壽春与周人屢戰會朱元叛軍遂
遁仁瞻堅守不下世宗怒江南失約遂引忌責之及話江
南事實忌對以兵甲尚強宋齊丘良相也乃致忌於樓車
令呼仁瞻趣降忌知終無生還之理不忍負國家恩顧至
城下乃反辭大呼曰劉仁瞻汝好固守城池江南救援即
至我遇強暴死在旦夕汝可效死立忠无為降虜使我羞
於泉下左右交擊其口忌顏色自若世宗怒殺之將即刑
整衣冠望南而拜曰臣不忘主恩謹以死謝遂斬之忌家
先為明宗所誅過淮娶廢婦高氏乃燕公駢之少女无子
有隨婦子李紹慶 嗣主優扶以慰之追封中書令魯國
公

劉仁瞻者濠州刺史金之次子也少習兵法起家如小將



遂與裨將破城南大寨斬獲數千級北人大慚又表邊鎬
代已守城自帥兵決戰莫得定表嗣主畏懦惟加撫諭不
從其表因慎惠而疾其子謀叛遂命立斬監軍使周構哭
以救之亦令併誅及周世宗樓車載孫忌于城下大呼仁
贍曰汝可固守城隍効死立忠无為降虜使我羞於地下
於是士卒聞之心堅鐵石仁贍猿臂善射發无不中一旦
世宗親臨城下坐帷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上城射之矢
去御座數尺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
箭射殺一天子寧復有天子乎遂命左右進牀坐于墜箭
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捐弓投矢謂左
右曰斯乃天也非吾不能中之也吾世受國恩兄弟門列
祭戰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貽憂君父吾且
耻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与諸君背城血戰死于旗鼓

性淳謹器度偉重喜怒不形於色總領兵士嚴而不殘有
良將之才出典郡符剗治無滯有政績能名軍民樂其仁
信詔入為天威軍都虞候常直宿衛復出鎮江夏長沙之
役師舟刺安撫郡邑士民服從入典禁兵甚見親任保大
十三年出鎮壽春未數月會前監軍使秦罷冬月沿淮把
淺屯戍饋糧仁贍奏以邊境備禦廢弛乞分重兵以防不
虞未報周師景至城中將枝軍吏皆挽懼不知所措仁贍
按行城壘分兵指授守據要衝視如開隙衆心遂定劉彥
首援軍既至將追舟師仁贍固止之曰北人姦詐恐其設
伏故宜按甲養銳以俟其隙彥貞性本佻侮不習兵術乃
曰賊聞吾至必先遁走所謂縱敵耻也不追則貽患於是
奮行果為所敗自是羣下服其料敵各勵死力以聽任使
之命周世宗師衆四面攻擊仁贍支梧拒守經年不能下



之下乃吾之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以事二姓矣又
之世宗駕亦起仁贍疾彌加不能視事副使孫羽等懼不
能謀遂降城降世忠嘉其忠果使昇親自慰諭授以節鎮
之任仁贍不起以手指口而卒時日陰曠天雨黃沙士卒
聞之莫不人人銜泣而哭曰上天不仁而使吾父死也何
用生為自劉者數十人初仁贍歷歲久不克世宗城淮北
為壽州遣仁贍死乃以故城為壽春縣君子曰以周世宗
之神武雄斷當矢石而不懼予觀自古帝王之達者一人
而已况 太祖太宗躬總元戎而蕞爾彥貞可禦諸乎仁
贍出未逾月而淮上兵起其得士卒之心樂為之用命若
非良將又焉致之

陳海者建陽人生而期月足勁能履父母異之小字阿鐵
為人勇敢足膂力長而任使仕至郡裨將軍中壯之呼為
陳鐵諸軍圍建州海每出戰前鋒懼之難與為敵及城陷
為王建封之眾所獲將釋縛斬之自踴出於羣眾執者不
能制追之不及乃奔查文徽軍中文徽素已知其驍壯遂
以為小將俾領其舊部招集亡叛復與潘承佑薦于嗣主
以為劍州刺史及征福州李義海為前鋒大破其將馬先
進之眾遂遷建州節度使委鎮邊境復有吏幹兼治農戰
軍民化服及周師入淮甸海遣長子德誠引卒數千赴難
于壽春諸將戰多不利喪失師徒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
少挫鋒銳班師之日獨賞其軍旅之為百勝授以和州刺
史德誠自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詩名從累刺池虔為郡
有政績故海之爵位累至同平章事在鎮十數年多薦儒
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因疾求罷後主召至建康疾篤親
臨其第視問慰勞即日而卒其諸弟一皆官至顯位焉



鍾謨會稽人徙居建安博學喜為文章嗣主愛之遷自末
品寵任異常轉至吏部侍郎中為人諂諛佞媚及覆難信
復多妬忌及使為周世宗所善使歸諭旨乃擅自益加諸
潤色常以蓬篚為陳覺所排少与李德明親友頗怒覺等
樹黨救之固求比使覆驗覺言嚴續之事往來數四嗣主
不能揣悟事理獨任偏辭貶殺覺等累加元老自謨之始
也時議以嗣主使鍾謨覆實而殺覺若使覺覆驗必殺鍾
峻克剝侵官百司之務多出于己李德明之死唐鎬務其
謀至是鎬懼不自安會信州刺史張巒入衛謨素與善每
詣謨第輒屏左右而語或至夜分鎬知其因搆之及太子
冀卒子幼從嘉乃冀同母弟當立謨與第七子紀公第七
子紀公從善同使北朝尤胥優狎頗相稱譽因白嗣主言

從嘉志德俱掠非社稷之寄盛稱從善器度崇偉真人神
之主嗣主由是積怒不已遂于饒州尋殺之謨始殺陳覺
迨唐鎬除謨罪亦見誅不亦可乎

宋元者蒲津人在本府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周太祖輔
少主將禪代守貞不從太祖帥師圍之急乃使元洎李平
奉表來乞師嗣主以其州節度使李金為北面行營招討
使与劉彥 查文徽魏岑等將兵救之間其城陷而守貞
自焚乃班師因是畧元以文資与平累遷至尚書郎及周
師伐淮南諸郡守將皆遁時元帥万余眾克平舒州會元
帥齊王景達与監軍陳覺有隙疑其將叛遂密表請遣元
詣濠州議事元聞命恐為覺所害將叛其裨將時廷厚不
從元殺之至紫金山將戰遂以所部降于世宗於是諸軍
大潰景達陳覺亦奔還嗣主怒議斬元妻子及查文徽之



江南野史卷第五
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歎懇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
不殺查家女文徽乃元訶世宗以所叛之衆別作一營以
元為蔡州刺史

江南野史卷第五

江南野史卷第六

螺川龍袞撰

彭昌 尹琳 彭玗 陳貺 沈彬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世習儒學為鄉里所推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為山賊所擄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廬陵禾川焉迨長為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羊源下有古臺古老傳為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造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吏部韓退之與皇甫湜大為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門以譽之凡自遺補而下迨百人皆刺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相輔時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



女文徽屢表雪之誠歎懇切嗣主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
不殺查家女文徽乃元詞世宗以所叛之衆別作一營以
元為蔡州刺史

江南野史卷第五

江南野史卷第六

螺川龍衮撰

彭昌 尹琳 彭玗 陳貺 沈彬

彭昌者其先隴西人世習儒學為鄉里所推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為山賊所擄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廬陵禾川焉迨長為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羊源下有古臺古老傳為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造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德鄉大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吏部韓退之與皇甫湜大為知遇使候其出乃往署門以譽之凡自遺補而下迨百人皆刺謁焉由是聲華蔚然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相輔時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



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為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俱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其墓所左右前後峯巒絕秀宛如侍衛曲澗流波迂回而去頗為人所欽慕而昌之子孫或農或儒世不絕人焉

尹琳者其先權為晉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封都陽侯濯死葬于廬陵永新縣積慶鄉今墳猶存而諸尹僅數百家皆其子孫也唐開元中尹氏女姿容頗麗性識敏慧不因保母而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文峯而同輩命之歌乃顰眉緩頰怡然一曲聲逗數十里故俗者舊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時刺史因行部至邑間而問之左右或對以尹氏之女乃使召之見其容質娉婷年方及笄因表

進入宮封為唱歌供奉春日受恩寵喉音妙絕為天下第一於時海內樂人及至主公貴戚共以邑名呼為尹永新僉曰自秦青娥之後一人而已後元會大燕舍光殿盡放長安百姓及戎狄之長入觀大內時燕方酣百戲繁劇而羣音囂喧无由過禦聖情煩撓左右計无所出高力士因推永新出纜歌一聲羣噪皆默於是皇襟洞豁至夕而終今存始歌處後人號為玉女峯為立席祠四時祭祀或天色愆亢禱之能雨及唐末有任翰林大學士者改其鄉為才德里為大學琳之子孫乃其後焉

彭玕者籍為廬陵人少好學道經傳唐梁之際天下阻兵遂以門籍率羣齊有大志常怏怏不樂于吏事每自肆坦不從職務時曹皆鄙之一旦吏僮李氏因私命儕屬燕飲而行不之召自往赴之見十數輩已會義之李不具饌玕



知其忌已遂去偽遺其席帽行數里乃復往見其宴笑飲
嚼玳乃含笑取帽而去歎曰大丈夫當取富貴食列鼎俎
何必狎此鼠輩而聚飲噉乎其婦聞之曰謂以箱奩之資
易酒饌以致報何歎恨之有玳遂之乃召李氏主客皆至
酒酣謂眾客曰玳不調不能從事於諸君請自此決退耕
于農矣既歸鄉里有山名玉嶺遂破家鬻產治鐵為兵宰
牛練楮為甲冑與兄弟唱召義師以自衛鄉黨為名得勇
力无賴五百餘人玳乃建立偏裨與約号令聞于郡縣守
宰未能禁未幾會群盜數十攻剽撫州雖鍾傳都督江西
八郡不能制禦時南城人危全諷兄弟亦起義師結連玳
併力攻之斬其賊帥眾盜奔潰傳聞其勇敢不獲制之遂
表全諷為撫州刺史玳為吉州刺史玳歸本郡乃廣城池
務農訓禁人賭博時有數卒竊為玳乃斬之于市而以令

眾庶玳欲報李使人誘之博於其家李未之知遂圖之盡
誅其妻孥數十口其偏裨將校袁大虫等十數輩因私言
曰使君今已位重皆言吾等力成其功而諸將並无分祿
之地玳竊聞之因雪寒伏甲於幕下夜會諸將軍宴樂酒
醉因盡殺之及揚行密據有江淮而鍾傳死南昌已歸順
玳強項不從慮勢孤弱使通好潭州楚榜王馬為援因与
危全諷及信州危仔昌虔州盧覽子等數州聚兵不攻方
進取江州行密日遣大將周本征之玳等遂戰于象牙潭
為本所敗退走乃使兄弟立寨于新淦二十里風岡拒之
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鬼神每吳兵掠寨劉
則噴水調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攻造數年一夕
劉死遂戰不利弃寨而還玳將旣先誅戮无以禦敵乃
拋郡退保朱川遂連馬氏因盡掠百姓戶口幾千餘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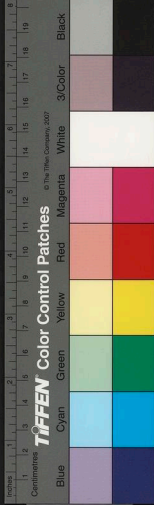


擲衛馬氏以玳為郴州刺史兄弟皆蒞縣邑迨十年而玳死因鄉酋龍寶光裂裳為旗夜呼內外日有欲返江南者請從此行凡得數百戶迨千餘人以歸其副使發兵數百遮之寶光乃帥丁壯柯大斧長刀臨水拒之與戰追兵而還至令王嶺風岡寨址存焉及馬氏歸順江南餘民皆至惟玳之子孫耻而不返初玳既入湖南行察使掘其墳上墳陵惟見大蛇長二丈許目未開遂殺之玳亦死一本玳或作玳

處士陳貺者閩中人少孤貧好學出遊廬山刻苦修進詩書至數千卷有詩名聞于四方慵於取仕守于山麓歲時伏臘慶吊人事都未暫往時輩多師事之有季父為桑門亦賴其給有詩數百首骨務強梗出于常態頗有閩仙之致膾于人口其中有景陽臺懷古云景陽大厓地運極自

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興亡事正當家國肥嗣主聞之以幣帛徵之乃幪中條帶布裘屨轉引見宴語因授以官貺不受苦辭嗣主見其言語朴野翔集疏逸不却其志因錫以粟帛放還舊居十餘年卒時及七十貺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郎燕尔安乎貺答曰呵呵僕少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服之下有此珍美及更貽及就徵或問細君置之何所對曰暫寄師叔寺中或曰婦人年少為德不一何不防閑答曰鎖之矣或曰其如水火何貺曰鑰匙亦付之矣淳質如此名士過其故居多著咏焉

沈彬者筠陽高安人少好學讀書有能詩之譽厲唐末離亂隨計不捷南游湘湖隱雲陽山十年許与浮圖輩虛中齊己以詩名互相吹噓為流輩所慕尋歸鄉里訪名山洞



府與學神仙人慕喬松虛元之道往來多之玉梁閣阜二
山人游息焉先主移鎮金陵旁羅隱逸名儒宿老命郡縣
起之彬赴辟命彬知其欲取揚氏因獻觀畫山水圖詩須
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先主夙聞其名覽之而
喜遂授祕書郎入贊世子未幾以老乞骸骨歸乃授吏曹
郎致仕年將八十修養不迨嗣主至南昌彬乃擇舟往見
嗣主以疇昔師授令免拜跪顧或榮問對曰老臣自處山
野不知老之將至世事不与因山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
今為天子何不往拜冀免寒饑以畢殘齡臣不覺懼悸忘
老而嗣主甚加哀憫問其子息對曰臣垂老有子尚幼遂
署祕書省正字厚賜粟帛鹽貨放還尋卒彬生平虛懷好
道積有年歲觀其出處未見功效然彬近居阜上有一大
樹可數拱未殂前常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

穴其處乃古塚爾觀其間儼然且絕朽腐之物復見一石
燈臺上有漆一盞壙頭獲一銅牌上鐫篆文云佳城今已
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焚留待沈彬來由是墳之其子
廷瑞亦為道士性嗜酒酷於風雅常遊守宰之門借貴之
呼為沈道者然坦率不由刺候每直造階署而坐者數
矣會宰治訟繁劇廷瑞輒醉至因忌而戲之曰沈道者何
日道成時廷瑞乃應聲奪筆就几而書曰何須問我道成
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舍仙骨俗爭知
云宰乃懇謝常衣褐單弊稍覆其體雖至窮冬凝冽風
雪凜冽不加纊帛而姿顏若故或人憐遺之衣服亦多轉
施貧寒或佯遺忘而已後卒于玉筍山死之日有人見乘
舟江上而去後視其墳陷裂尺餘矣



江南野史卷第六

江南野史卷第七

陳省躬

周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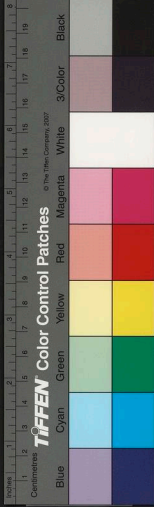
孫魴

鄧洵美

李家明

螺川龍袞撰

穎川陳省躬者南昌人昌或作安少負辭學與銖鉉兄弟友善
 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永新令在任明察體理
 吏不敢欺敏於判部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由躬省
 情素立分當否不勞按驗兩造甘愜其訟自拜復恃其才
 幹往往判返郡符時郴衡之盜入境暴掠民有防戍徒卒
 御扞多為所殺省躬怒遂判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緝買棺木
 輒俾認愆疑省躬怒遂判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緝買棺木
 葬官軍何過之有於是緘而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部有
 教人者引及知見郡吏贄符命之其人竄遂遂恐迫其婦
 婦懼乃自經省躬秘繫群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



江南野史卷第六

江南野史卷第七

陳省躬

周彬

孫魴

鄧洵美

李家明

螺川龍袞撰

穎川陳省躬者南昌人昌或作安少負辭學與銖鉉兄弟友善
 先主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廬陵永新令在任明察體理
 吏不敢欺敏於判部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訊其由躬省
 情素立分當否不勞按驗兩造甘愜其訟自拜復恃其才
 幹往往判返郡符時郴衡之盜入境暴掠民有防戍徒卒
 御扞多為所殺省躬怒遂判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緝買棺木
 輒俾認愆疑省躬怒遂判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緝買棺木
 葬官軍何過之有於是緘而遣之郡守覽而不能屈部有
 教人者引及知見郡吏贖符命之其人竄遂遂恐迫其婦
 婦懼乃自經省躬秘繫群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



之物并報函復園而遣至水濱登前所募舟日夕唯聞牽
駕之聲然不知其沿沂七八日復至韶而還死于舟中者
數人省躬在治產一子逾月將名之問廳吏蕭德之曰汝
育幾子對曰有男五人省躬小名之曰蕭六省躬為人雖
醜疾邪惡然利于貨賂邑豪龍氏誘殺榔榔歸明入戶迨
百口取其貨并婦女事露後主遣尚書郎張佖就按之私
使詢于省躬驗其謬實龍竊知之饋白金迨千省躬受而
僞諾之乃報佖曰彼殺之矣故時不多其為人入中朝位
不顯達者良此之由也故舉政彭年乃其子蕭六馬彭年
大中祥符初与內翰晁公令相王君四人同知貢舉省躬
將出入奏試卷天下舉人壅嚮而觀其出省諸公皆慘類
其容獨彭年揚鞭肆目有驕矜賈術之色勝出其甥不在
選中遂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背

月降霜一婦聲寃三年大旱本為教人却致殺人情加明
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設陪刑者理者可憫嘗哀而出之其
佐乃有蕭某者執法不回捐贖不署蹈禮不造而与令爭
令欲毆之大罵曰臭下輩簿對曰啞义手者既是下輩行
拳却是上輩令慚謝時太守武士也聞之怒其挑慢乃使
召之既至下吏按驗省躬乃寓籀文答之吏稱不辯省躬
比曰何不使倅拭瞎讀之吏示倅亦不辯於是遣還省躬
謂人曰令朝廷識字唯僕与徐家兄弟爾餘莫足算哉初
南越王劉隱之子跨據交廣絕朝貢之礼李太保使諷後
主俾以書檄諭以禍福朝議以省躬才辯遂任為侷既逾
嶺至韶廣後主使水道而進既登舟遂以重幕幕之舟中
之人畧可相視逾數日又重幕園之使登岸從步纔十許里
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忽且屏饋贖



云彭年頭腦太東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繆幸叨三字內
荒唐仍預四人中放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責至千
百孤寒齊洒淚斯言死路達堯聰彭年見怒不獲已遂抱
勅入奏真宗見而不悅因釋其罪彭年好勢附寵嘗与丁
相樹黨不顧已因人釋褐復更利場體式妄立法制老覆
程試結怨士人後雖數月而卒時人謂之耒手而非鼎鼐
之器也

周彬世為廬陵禾川人自少不治產業伏膺儒學刻苦修
進俾晝作夜其婦嘗讓之曰汝徒自如是卒有益乎汝家
兄弟皆能力稼穡營已囊箱豐益汝之不調而无思悔畢
向何如答曰卿嘗与吾市油數金是亦力穡營已而已但
歲晚必得力及聞先主鎮金陵囊文而往未幾會禪代歸
姓制度革創无取士之科將有事于圓丘募四方英秀各

為祝史之文彬之所著特加選用遂署諸衛巡官嗣主与
太弟景達貽書交辟置之門下錫賚頗厚得遽省拜以所
賜繒帛金幣陳列于庭謂婦曰吾昔与卿同營己者今日
一成矣比諸伯叔何箇為勝耶尚能讓于吾乎妻答曰斯
男子之事非婦人女子所能知時邑人有侮慢之色彬數
歎曰昔魯人但孔子謂之東家丘者果然入金陵待選授
大理司考滿以母憂歸葬謁本部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
曰公雖朝省直察其如桑梓之礼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
歸令于茲有如白日及復建康數月如前官歸宰平邑令
慚謝而去鄉里相慶榮其畫錦然為政廉平恩仇不錄將
解邑中耆艾縉黃輩數百人詣郡上疏舉留遂連任七考
有相訟者以理和解之而无適莫既復選嗣主錫以銀章
舊綬以本官居職持法平直不阿權要朝廷憚之累遷尚



書郎出授武昌節度掌書記守江夏令未幾而卒

孫魴世南昌人家貧好學長會唐末喪亂都官郎鄭谷亦避亂歸宜春魴往師之頗為誘掖後有能詩名嘗與沈彬及桑門齊已虛中之徒為倡和儔侶屬吳王行密據有江淮遂歸射策授 郡從事與沈彬嘗游于李建勳為詩社彬為人口辯能評較人言句時魴有夜坐句美于時輩建勳因試之先匿魴齋中候彬至乃問魴之為詩何如彬荅曰人言魴非有國風雅頌之體實得田舍翁火鑪頭之作而比田舍翁言无乃太過乎彬荅曰子夜坐句云劉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作而何閻座大笑善彬能近取譬也及題金山寺云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

張處士題後更先人有集僅百篇皆此類先主受禪累遷正郎而卒

鄧洵美世為湖郴郡人少有敏才工詩長于賦頌天祐中與連人孟賓于並為廉使李侍郎所薦入洛陽與故李司空昉同年擢進士第以天下喪亂諸道割據遂還鄉里為潭州節度使馬氏所辟署職郡縣常快快不愜心僅十年間昉奉使湖南求訪洵美既見懼情好洽不替曩昔且惜其才富位卑滯于侯國昉既行因請齋致京師馬氏餞之為鵬而牽洵美晚娶无子有三女貧瘁流落風塵澧陵入盧氏聞洵美名憐而構之歸以其女妻于儒家先是太常丞陳度有薛珩延闈雷賦頗為時彥所推尚而洵美集中亦有此作而復語句皆同而首末小異未知誰氏之述也李家明世為廬州西昌人嗣主時為樂部頭有學解滑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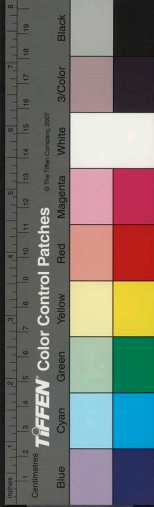
善諷諫為時所推從嗣主遊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
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
問之家明日懼陛下重稅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
令擢穆降半而征之及見牛晚臥樹陰嗣主曰牛且熟矣
家明日臣不調敢上絕句曰曾遭竈臧鞭敲角又被田單
火燎身閑皆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左右宰臣
皆慙免冠謝罪宋齊丘只產一子輒死齊丘哭之慟逾月
自親王宰寮勉之不止家明謂王曰己能止之矣大王當
復厚賜王許諾家明遂作大紙寫上書云欲興唐祚革強
吳盡是先生設計謨一个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
乘風放之度至齊丘第遂絕其縷令墜齊丘見之慚感而
止家明遂大獲緡帛後嗣主於苑中命元寮臨池而釣諸
臣皆屢引其鱗唯嗣主無所獲家明見其猶豫乃曰臣昧

死敢上芻蕘曰玉甃金鈞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悠溶凡鱗
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嗣主因喜喜燕極懼而罷
及嗣主加王弟景達等官而恩澤未及臣下因賜享燕家
明乃入末作二翁婦而出列坐令其新婦每進一飲一食
皆輒拜獻而礼頗繁劇翁婦怒而責之曰新婦自家官自
家何用煩拜耶嗣主聞之曰孤為一方之主而恩覃于外
孤之過矣家明之過亦宜乎因厚賜之而加百官焉先是
建州王延政与閩州兄延義有隙遂各稱帝嗣主遣將平
之俾延政及百官入建康尋封王遂命王公宰寮之屬燕
其第時遣家明率樂部往延政齎於賄賂家明怒其寡而
譏之曰賤工无伎大王優賜不敢奉命然告大王乞取一
物延政曰吾家所有唯汝之命家明日大王平天冠今且
无有家明敢請之延政默然慚恨而罷自是怏怏發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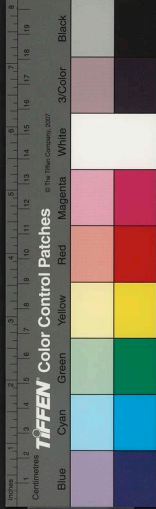
畿天長令既至縣吏告不寢大廳妖怪所憑前政居之不
夕而死請止便室以避其凶夢孫不從謂曰苟如是吾自
當之既夜半果有鬼魅呼嘯而至掀投牀几復扣門戶召
云令出夢孫取聞答之以喏乃整朝服秉執出戶焚爐奠
爵而祝曰不知何人輒敢召令吾為民長必有正廳以衙
摩吏汝或為神必當受民祭祝合聰明正直与百姓為福
仍乃非理与王者之宰爭居其地驚撓正人况吾以忠事
主以信示人所為不威寧畏於汝汝若不悛其過乃更為
厲則日月星辰昭晰于天吾當具奏請行誅戮雖汝後悔
亦不晚乎由是聞然至今乃絕於是召鄉里高年存問疾
苦蠲其非征任其便利有子政者必表罷之見官槽有馬
因問之左右對曰昔部民競之窮按道理各有所據前政
未能區別遂繫于官且二年矣夢孫曰今固亦爾吾聞管

仲之馬識道王悅之馬知其故第遂命二馬主郊外放而
視之任其所如其馬又糜糶卓偶解羈束遂奔數十里果
入一主之家其訟遂息生主聞之彌加致獎未幾稱疾而
罷先主曰夢孫果賤字字之卑不能久居乃命代還有老
幼瀝道泣留迨十數里至都一思辭歸鄉里先主固留不
止既還家門生弟子復至乃率身耕稼躬事繼母旦則冠
帶入門溫清親饋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耨耘慕而歸易
衣視膳畢然後就庠序集門生弟子說釋經義如故時有
生徒請之曰吾聞詩者經聖人所刪致遠而泥然其間何
謂兄弟鬩于牆如是則聖人使之鬩于內而後禦止于外
邪夢孫徐而答曰大哉子之問乎此疑為鬩字似非為鬩
當時竹簡訛缺傳之者誤亦猶春秋書閏月之義者也又
拱而立曰夢孫昧學不敢輕議其旨諸生宜自取其長焉



其為人敦讓謙下有如是者時号為搢紳先生一門口敦
睦如一子孫學業各授一經孝礼兼持江左稱之為最卒時
八十有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經徒跣者百
許嗣主聞之美其才茂德逸故贈國子司業優賜葬物其
後門人弟子仕顯達者太平初夢孫解職而歸有羣盜謂
有贖銀遂掠其家夢孫聞其至巾帶迎候使烹犬麥為設飲
食于盆盎中疑其懼鵠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及啗數鬮然後
与之食畢遂罄室所有寒燠衣襦襌袍器皿之類盡置之
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若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遣
与之羣盜皆驚歎曰吾輩小入實輕濟君子是夜還置其
所剽之物于門外而去夢孫扃戶見之一无所失焉
陳陶者世為嶺表劍浦人幼業儒素長好遊學善解天文
頗長於雅頌自負台鉉之器不為干託既至南昌謀徃建

康間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才彥名非顯達自計與齊丘
鑿柄終不克納必為所屈乃翻然築室居西山以吟咏自
資會齊丘出鎮南昌因有蒲安之觀乃自咏曰中原莫道
魚麟鳳自是皇家結網踈陶少与水曹任晚相善又寓之
詩云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吊靈均嗣主知而未及
辟之會尋字且見陶乃歎曰國家其幾亡予遂失淮南嗣
主南幸以冀苟逸迨至落星諸將欲徃問然陶所居不与
俗接唯嗜鮓一啗或至千鬻遂使衣商賈之服齋鮓往既
至陶即時出乃問官家龍舟將抵何處對曰已達落星矣
因問陶曰星可避耶答曰落星不還何俟嗣主躁撓不俟
返命已至南都既數日詰旦殿庭忽見殘獐一脚視之乃
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攸厎遂徃詢之陶曰昨暮乃狼星
所直故爾嗣主歎曰真鴻儒矣將召見會嗣主殂後主即



位知其運祚衰替遂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燒煉還丹為士
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踏淡老
叟無人用開列查梨教六韜又曰近來世上无徐庶誰向
桑麻識臥龍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僅數十種開寶中常
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舁藥入城鬻之獲貲則市餅
就爐二人對飲且啗傍若無人既醉且舞而歌曰籃未未
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時
人見其縱逸姿兒非常每飲酒食鮓疑為陶之夫婦焉竟
不知所終或云得仙矣

史虛白者山東人世習儒學長而富文与昌黎韓熙載及
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相与渡淮會先主輔政偕詣建
康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乃放言謂人曰彼可代而相
矣齊丘聞而俚之然欲窮其伎乃命寮屬宴之以倡樂賦

之以賤翰使木奴索韻弄多方擾之虛白談笑獻酬已貽
他和口手應接曾未暫滯衆不能屈乃延語政治多引湯
武伊呂之說齊丘之志乃霸術以虛白為迂略機務乃引
見先主說之曰今君據有江淮摘煮山海人庶豐阜京洛
之地君家先業今且亂離人思舊德君當復之易若屈指
先主雖喜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鄰境未暇他顧与韓熙
載並署州郡從事聊以羈縻俟更大用而虛白意頗不平
耻以初言失因褒博衣帶縱橫南遊至廬山与佛老之徒
耽詠泉石以詩酒自娛不干世務久之嗣主即位韓熙載
薦之詔至金陵命登便殿燕飲与之計事虛白曰臣草野
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階側嗣主
曰真處士也遂賜田五百石還迨十年嗣主幸南昌既至
星子渚復使召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



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嗣
主聞之為之變色賜粟帛遣還未幾而卒有二子次舉進
士長早喪孫溫咸平中擢進士第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修儒學早失其父事母以孝聞長
好篇咏有能詩名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于湘沅
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鰲集獻之大為稱譽因採擇
集中有可舉者十數聯記之于書使賓于馳詣洛陽獻諸
朝廷皆為數之其譽藹然至明年春与故李司昉同年擢
進士第尋屬喪亂遂歸寧親數歲天策府馬氏辟為零陵
從事及江南攻下湖湘賓于隨馬氏歸明嗣主授以豐城
簿尋遷淦陽令因贖貨以贖罪當死會眇遷翰林學士聞
其縲紲以詩寄賓于云切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
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長為邑吏情終屈

縱處曹郎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明君晚事未為慙後
主見詩貨之復其官未幾求致隱于玉笥山自号犀玉峯
叟与道家流遊處迨期年後主以承部員外郎起之金陵
陷賓于遂歸老連上時吉守祕閣郎馬致恭送以詩其斷
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既而未幾卒八
十餘矣賓于嗜賂出寧縣邑未嘗一處無贓汙徒有詩名
入不多之初賓于入江南生子名曰歸唐少亦能詩就廬
山國學遂得瀑布詩名練色有窮處寒聲无盡時鄰房儒
生亦得此聯遂互誦其句助教不能理因送江州各以全
篇意勢定之而歸唐勝大為時賢所仰遂陰祕書省正字
吉州民據歸大化遷大理丞因失降袁州司遂致仕

孟賁世居嶺表為建陽人少好學出遊廬山与江洎大諫
揚徽之同學友善故徽之詩集中多与賁為者顯德中周



世宗征淮南幸廣陵貫潛渡江以所業詩一集駕前獻之
世宗覽其卷首貽棲隱洞譚先生詩書至不伐有巢樹多
移无主花宣貫曰朕以元戎問罪伐叛吊民非懼強凌弱
柯有巢无主之有然獻朕則可知他人鄉應不免矣遂釋
褐授官後不知其所終焉

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世習儒素少
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酤于詩句二十餘年有風
雅清麗之態時已誦之時金陵初擬唐風塲屋懸進士科
以羅英造爲遂入求應然獨能篇什辭賦策論一辭不措
屢爲有司黜爲因怏怏不能自已乃還鄉里與同黨數十
家連結欲叛入錢塘會其同謀上告郡縣搜捕得其逆狀
盡誅之將死猶能吟詩以貽行刃者初嗣主南幸落星渚
遂遊白鹿國庠見壁上題一聯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

王家玳瑁筵乃謂左右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矣於是爲
集時輩慕重因茲傲縱謂可俯拾青紫矣

江南野史卷第八



江南野史卷第九

螺川龍袞撰

汪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汪台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末
有王佐權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于兵戰遂居鄉里執耒
力于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利害之
說有九患書上為宋齊丘所沮每論議私詆訾台符謂雖
有其言必无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丘始字超回台
符貽書訐之司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
丘慚而改為子嵩後使人誘其飲酒夜縛其口沉石城下
先主聞而吁嘆久之頗憾焉洎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
物產高下各為三等私額民獲均輸令為定制及使民糶
請益罷其科徵別借薄征商旅貨鬻則收不則聽往舟元



江南野史卷第九

螺川龍袞撰

汪台符 胡元龜 張翊 劉洞 林仁肇

汪台符者歙郡人少好學博貫經籍善為文章不逐浮末
有王佐權霸之才見唐末天下苦于兵戰遂居鄉里執耒
力于田穡先主輔政移鎮金陵遂詣上書陳民間利害之
說有九患書上為宋齊丘所沮每論議私詆訾台符謂雖
有其言必无其行先主猶豫未之果信齊丘始字超回台
符貽書訐之司聞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
丘慚而改為子嵩後使人誘其飲酒夜縛其口沉石城下
先主聞而吁嘆久之頗憾焉洎昇元年中更定民田諸般
物產高下各為三等私額民獲均輸令為定制及使民糶
請益罷其科徵別借薄征商旅貨鬻則收不則聽往舟元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力勝郡縣矣胥降而有限致民康數十年小康者皆出自台符之言焉

胡元龜世為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候本色宰見其風兒瓌傑而礼超生獷欲窮其藝學因新畫屏為戲龍珠乃曰請子咏之元龜執簡造次而成因諷宰受貽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明珠宰畫為設飲饌盡歡而罷後有人為宰發之宰怒使人追捕欲苦之元龜亡入金陵會吏曹徐郎以賓館之未幾郎為子娶親迎之夕畢命寮屬設牋管徐有同舍郎在坐問曰今夕詩相為誰答曰有螺江故造士馬郎大吟以題賦之元龜搜毫裂牋不刻而成郎覽之頷而已元龜以迴文詩嘲之郎辭以賦題又連飛數章譏切皆以迴文體郎一辭不措偏醉而去由是衆慕之徐薦于宋齊丘遂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造數年歸寧省天

威都虞候張鸞征桂林班師与元龜有故訪其第親拜其母留數日宴飲而去入授撫州臨川令頗著政績時齊王景達出鎮而元龜朔望起居頗有慢色又嘗凌辱主府公僕嗣主知之將代之有訟其婦者元龜目之乃曲道兩離之自娶而与去訟主詣金陵發之按窮其事免官徙廣陵數年會赦求叙理不報遂著叛_皇怨詞三十首皆傳俗口國家聞而鵬之死年方造強仕矣

張翊其先京兆人世綿官緒唐末授任番禺屬劉隱將據交廣奔官北遷至潭衡間馬氏已有潭澧挈家亡入江南至廬陵未川見廬陵沃壤乃貨囊探以易產畋而居焉及翊兄弟長力先業能屬文入廣陵先主輔政以射策中第授武騎尉先主移鎮金陵隨渡江見知宋齊丘署府中從事嗣主代立例受慶恩求以寧親授虔州觀察判官西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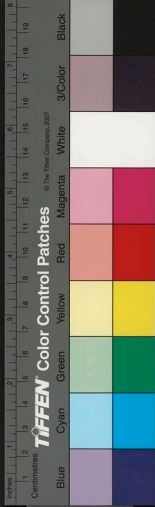


令假道還里人榮之在任著政績然性褊躁恃才靡寬恕好狎侮同寮凌暴左右被鵠而卒昔往禾山有大舜二妃廟邑中紫陽觀新興佛閣碑誌皆翊所撰其文宛麗令猶存焉第惟柳幼以通誦二經中童子造成人授蘄州黃梅尉周世宗下淮南起為武昌崇陽簿復入選授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疾作而卒

劉洞世居建陽少游學入廬山師事陳旣學詩精究其術旣卒而洞猶居二十年長五言詩後主立以詩百餘篇因左右獻之後主素聞其名喜而覽之其首篇乃石城懷古詩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遂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對不報遂南還廬陵與周門夏寶松相善為唱和儔侶然洞之詩格清而意古語新而理粹常自謂得閩仙之遺態

但恨不與同時言詩也或曰先生道既如是仍為善於寶松乎荅曰吾為汨汨揚波而已為虔州節度使陳德誠知重及金陵將危洞乃為七言詩大榜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鄉章奏內陰陽日暮好沾巾蓋潘佑表家國陰陽如日將暮也閩寶中卒于吉陽山其遺集行於世

林仁肇世為建陽人仕郡為裨將兄仁翰為福州王延義內兒謂之南廊承旨先福州連重遇殺延義立朱文進為主以拒建州王延政時仁翰殺重與文進以城降仁肇少勇毅膂力絕人與陳鐵齊名身長六尺餘姿兒壯偉在建州立戰功陷歸金陵嗣主見而奇之署為將周師攻淮南仁肇出援壽春與劉仁贍相應攻城大寨斬俘甚眾及復濠州水寨累有戰功授淮南營屯應援使周師於陽且浮



橋而渡仁肇率勇敢之士載芻蕘乘風潛至將燒絕橋道
為返風所拒火不及發合戰退惟仁肇乘單騎而殿周駙
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无不斃人皆神之自岸見而
射之其所親乃喝曰這漢中口矣仁肇格去永德曰不知
何良將也未易可圖及割地以前官鎮潤州頗有功能善
撫養士卒復鎮武昌迨周世宗朝李重進據揚州不順太
祖征平之既而淮南无老成諸郡所守不過千人仁肇密
說後主曰今宋朝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遠往數千里師必
羸弊請假以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
之民累年之粟取復淮甸勢如轉丸縱彼求救亦一二矣
臣嘗據淮對壘而禦之復請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
据兵竊叛苟事成功濟國家受利不利則請族臣家以明
陛下之二後主懼其无功徒勞社稷乃不從開寶中以

仁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太祖欲平江南患仁肇勇畧私
於仁肇左右竊取其存神俟江南朝貢至以示其使曰汝
以斯圖何如對曰此似神本國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將至
矣又使微指其空館曰斯仁肇之弟也後主聞之不知其
權遽使鳩殺之不二年王師渡江仁肇少有風疾其息氣
頗穢時謂之睜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疑其不穢尋病而
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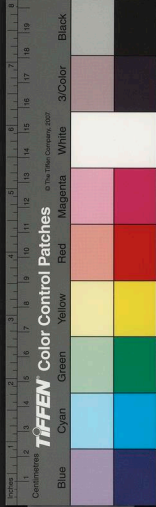


江南野史卷第十

螺川龍家撰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盧絳字晉卿世為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傅署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也少好學无不研精頗通大義不能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游初西京作坊副使尹諤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運迴務以資國用路過南絳能書計辟為本務吏數年暇則從屠豕角抵葷飲食无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弃市承諤且發絳惧易儒服逃于塗陽土豪陳氏家尋會赦獲免旦夕與陳氏諸子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壯免非儒家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畧今國家方急賢家非子窮委之時也遂厚贖資而遣之絳不獲已而行至豐城為叢昔交游无



江南野史卷第十

螺川龍象撰

盧絳 朱令贇 申屠令堅 劉茂忠

盧絳字晉卿世為南昌人其父唐末仕南平王鍾傅署館驛巡官有子七人絳乃其仲也少好學无不研精頗通大義不能治產業每縱俠與博徒游初西京作坊副使尹諤少於後主世獻利便歸吉州興運迴務以資國用路過南絳能書計辟為本務吏數年暇則從屠豕角抵葷飲食无何貧困乃欺竊官緡罪當弃市承諤且發絳惧易儒服逃于塗陽土豪陳氏家尋會赦獲免旦夕與陳氏諸子乃雜錄六韜之屬陳知其識度壯免非儒家流乃謂絳曰吾竊知子頗有謀畧今國家方急賢家非子窮委之時也遂厚贖資而遣之絳不獲已而行至豐城為叢昔交游无



賴輦相率飲博數日之間褱囊皆罄遂无聊入南昌兄及
母弟皆強鄙不銖遂

善不聽讀唯以屠沽販

國學與諸葛濤蒯越等
諸生中有陸筭稍豐而

吝者則強取之弱者舞之及山下尋 有畜于賓道者乃
除持襍物誣之俾出緡帛洞中流輦号為三害及朱弼新
除國子助教欲疏理其罪絳遂亡入金陵既至塊然旅邸
素無知舊裂裳既覆遂薄游京口往來壁澗寒雪薪炭若
柱少有膂力乃踊折箠桶而燒時有守園吏見而壯之延
歸既又遭歲飢吏无以給因俾絳夜躍園籬自氣樓間入
竊官粟數十往一夕入見長人先立園中絳於是奮搏而
來之乃為一柱冷若冰鐵頃之失所據乃懼而出遂中沾疾
逾月既乏資給疲瘵且極忽夢一白衣婦入頗有姿
之曰子之疾當食蔗即愈既詰朝見鬻者絳揣囊

乏一錘唯有唐韻一冊遂指易之其人曰吾輩乃

將此安用哀君欲之志切遂貽數捉絳喜而食之至旦疾
稍資用寤躡常默默不自持造數夕又夢前白衣婦入謂
絳曰妾乃王真也太尉富貴時至可詣都城妾有一詩一緡
以助行旅十年之後於孟家陂上必當奉見其詞曰清風
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恨尚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
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絳驚覺因思其語呼予為太尉乃惘
然又不測孟家陂之說展轉以傍果獲其緡由是自負襟
懷豁然入金陵畫策詣後主上疏乃陳京口至壁澗數要
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廣設備禦利害數十事絳素有口辯
敏捷數日未報復為書詣光政陳喬見之與語數遂大奇
之因表署為本院承旨使篤百卒任所陳利便經營制
頗見幹績尋就轉沿江諸屯兵馬監押兼巡檢



卒少年便於舟楫狎習水道者得馬雄王
等數十人立為偏裨校俾篤卒伍号令日

鼓使知前却示以旌旗指揮行列部分次序進

運如飛時有一艘應命稍稽遂斬其長復使之可使蹈

浪累於海門遮獲越人船舫百餘艘益數萬石獻之後主

賞其功遂封爵柱國及王師渡江剋池州急召還授凌

波軍都虞候城外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水柵絳

率舟師援之前後與都統軍皇甫繼勳與鄭彥華等忌絳

功名出已久說後主遣之出援丹陽絳因率大部舟百艘

為八字列陣而行曹彬等識絳所部開圍出之既至京口

舍舟登岸与之三戰越人三北其圍遂解乃以為潤州節

度使守太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後主數詔遣還

為左右所沮未幾宣州叛乃授絳節度使討之遂平其城

金陵陷諸城皆下唯絳等不順謀割據嶺表使建州刺史

陳德誠之等往諭之過歙州龔慎儀閉門不納絳怒曰慎

儀乃吾故人何故見拒使馬雄攻之城陷慎儀朝服而出

為雄所殺既而絳弟奔太宗詔旨委諭罷兵入朝絳遂聚

將校議之王川軍之徒皆厲聲拒命不從絳欲殺弟而行

弟乃私謂之曰兄今不順詔命乃獨善一身其如老母一

族三百口何絳猶與會先鋒曹翰使齎鈔券至絳乃與馬

雄張三十四等數人脫身夜亡餘眾亦潰曹翰使衛送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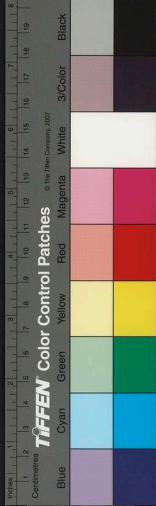
師既見上問絳曰卿何不早歸朝廷勞朕詔命對曰臣受

李昱厚祿只知事李昱未知事陛下上曰李昱已臣妾于

朕卿於草野何俟臣聞李昱歸命未受王爵故臣未歸上

聞其言頗忠赤宥之授冀州團練使既數日入授

命曹翰亦入馬雄方俟恩于外時龔慎儀猶



等以手版擊之遂闌入殿門穎因稱臣

殺上怒方詰絳等曹翰先鋒被宣歙二郡

賂之因入奏曰盧絳乃一姦賊陛下存之為

矣况冀州乃邊境之郡而使有重權不可上命皆斬

呼曰陛下以鉄券詔臣恕之以死今以微罪一旦見殺千

古之下且彰陛下之无信上曰朕為龔慎儀殺賊而已何

負於卿既出乃呼延贊當視行事將出梁門絳遂顧見

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同昔日夢中因嗟曰玉真矣何至於

此呼贊問其故絳乃白其夢將斬之絳曰万乘帝王斬一

僞署節度使可无禮稱乎贊遂馳奏上遂賜之絳復問益

家陂持刃者曰斯場是矣因數指迨今年歎曰昔日之

夢今果驗矣死復何恨玉真姓耿氏其夫死与婦之子通

當枉法与絳同場斬焉絳孫器有文學今登進士第矣

朱令贇不知其先何許人乃大將朱業之從子少隨業征討初署為小校拳捷善射河目軍中号为朱深眼後以軍功累為神衛軍都虞候開寶中林仁肇鎮南昌數年卒遂以令贇領其郡王師征金陵令贇於潯陽湖口縛大筏万里載糧軍器凡數千万戰艘上具爐炭將斷采石磯浮梁以接金陵既成或說之可乘盛夏江流泛溢時便風其勢迅急可以成之令贇不從至冬遂帥水陸數万進行數日至虎蹲洲与王師遇令贇不曉兵機將戰獨棄大航高數十重危簷与親信千人上建大將旗幟指麾而進王師見之聚舟併兵攻之令贇勢蹙遂使火油磯以禦之属北風勢緊烟焰迸星倏忽自焚燼及大筏於是水陸諸軍不戰自潰令贇力窮投火而死旬 煙焰不絕獨其子脫身奔南昌為節度使嵒再

自是建寧失援而陷



矣初軍至石牌營子所
望其氣如虹上亘于

濠又不見掌外人

祥之兆也因

殺數十人不數日遂敗

申屠令堅山東人自少無賴好博齊力絕人

盜犯法州郡繫械入京師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今見

則為一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与別可飲數甌以為

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咸帥朗等掠淮北衆

至千餘人令堅因往与官軍轉戰殺傷頗衆群賊勇之後

帥師朗出援壽春与林仁肇應援劉仁贍同破城南大寨

及復濠州大柵時勇冠軍中左右奮擊前無勁敵因是錄

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立益見親任常居侍從開寶五

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既至緝理軍事完治城池鎮遏

邊鄙頗有節制及建康陷後主委諭至命以順命令堅私

約袁州刺史劉茂忠及殺監軍侍其頸割據不降未發而
卒令堅未死二年間夜不安寢目或瞑夢与人鬪戰往往
踴而叫呼所畜歌妓十數人常分為二至昏而代自夕迄
旦令聲樂歌舞宴飲以

若中風狂於室內如与人

獲假寐而已及死之夕

而絕矣

劉茂忠其先彭城人後世徙居廬

族寔繁江南自嗣主委政之後法令彌弛預

兩地之民互相侵掠不能禁止茂忠自小畧通

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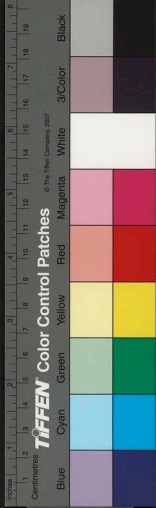
產業以豪縱自居亦逐其酋帥曰息夕恣驚剽鄉里利其

資貨頗為人害為郡邑所捕屢抵大罪會赦貸死与其徒

黨各被繫械于金陵籍為官平時上江群盜趙晟蕭崇彭

先等數部聚其徒至百數深潛窟穴出恣暴惡郡邑患之

官健不習險阻收捕累年不獲茂忠乃上言乞就擒以自



贖因許之歸遂入晟為先唱掠分財帛多推与之及得術士孤虛士邇星禽占候風角之書遂伏而試習之皆驗眾愈信之因熟往還其吏為內應一旦掩擊殆盡榮等屢戰平之

時廬陵廳

皆莫

之信捕之不獲茂忠遂鞭所親信二人詐得

先果信而勿疑未逾月斬先首其徒遂潰州里慶之呼劉小僕射郡錄功復入金陵後主署吉州在城兵馬都押衙錫賚優厚復遣還與郡守同修營版築眾造方數皆悅從之役未期而就復召入授袁州萍鄉制置使委以捍湘潭之境既至撫緝士庶明法令步騎精練若指諸掌王師初圍金陵茂忠撫巡界上因與丘縱獵无何逐獸出界而潭人知茂忠怒乘勝掠至潭陵而還時潭衛巡檢

祖使洎其副梁謀欲謀執仇議取冬至日茂忠必宴會乃帥步騎及率白面潭民造數千而至緣邊營柵皆遁望樓烽煙驟起報騎亦至茂忠乃會群吏議眾恟恟不能謀唯茂忠顏色自若固命酒既數行報騎又至眾請行茂忠笑謂之曰今日將肝如出師則主將不利遂使間道徃設伏兵焚絕橋渡然後躬擐甲冒帶觀伏鉅亭午而行十許里與潭師遇遂合戰迨晡勝負之勢未決茂忠乃舍騎自步奔鉅親入少却因乘勝急擊眾大奔潰退遇伏兵橋道既絕赴水溺者幾盡茂忠先購軍中獲酋長者生致之時祖獲逆有持梁而至者茂忠令釋縛以軍札相見然後館之如賓及生得潭人乃指梁曰此國家小嘍羅也迨旬餘使轉費于金陵至南昌為群節所害後主加茂忠功績遷袁州刺史其餘軍佐僚屬進職有差尋以建康不守後主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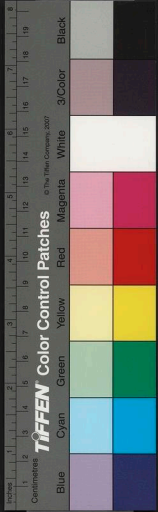
賈時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結之以抗不順屬令堅死而事寢
因釋甲將去袁入朝應郡府公籍二除賦外其餘科率軍旅
版牘並命焚之真期更甚袁入賴焉行舟次淮濟修
州刺史詣主口岸者朱供奉見乃擲刺
亡國之俘仍刺史為令具勝帖乃
署復叱之令闕衣執杖庭衆既至言師
江南仍括朕邊邑而殘賊士卒茂忠對曰
唯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當殞身不顧
懋待之頗厚乃授登州刺史之任既至未幾會前主歲
供奉抵罪貶為郡縣公見其來亦不之憾令就職日兩衛
俾立墀下供奉逾月慚死在郡廉幹頗有政理迨太宗嗣
位枉賭博有露左遷分司西京未幾會赦復資任闕昔茂
忠微時常所持鋸將有闕戰必宿而鳴即至殺戮乃與潭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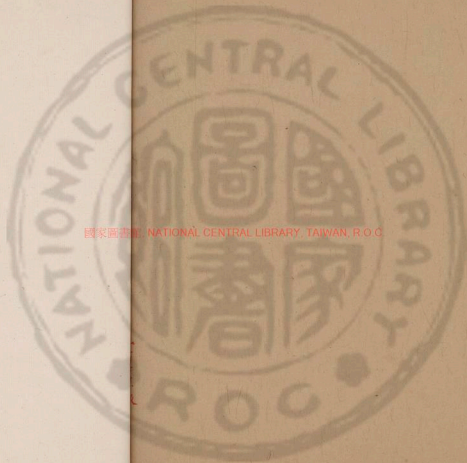
戰親操奮擊前死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脇造百餘輩因
敗其膊時遇陰霾即加痛楚至是疾作臂不舉病數日卒
追贈其官茂忠本名徹後武以犯漢武諱為改焉在江南
日雖軍武繁劇處置無滯然延接下士不憚儒術皆揖讓
周眄詢訪時務無不盡禮門館常盈或時飲宴武僚相伴
刺衣日郡君生一女處金陵城陷為兵人所掠茂忠使女
僕入諸營部托繫衣而竊求之遂表聞取還既至皆喜因
暑夕與庭下月坐茂忠方據枵忽見一人自外躍劍刺之
茂忠以枵自得連舉數四而枵迨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
之送軍庭司按訊斬之乃昔掠女兵也初潭師與其間有
貪佞好勇者皆先授祖梁署以詳鄉令簿之秩乃敗溺不
還至今孤幼猶哭且怨茂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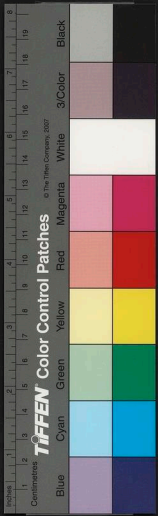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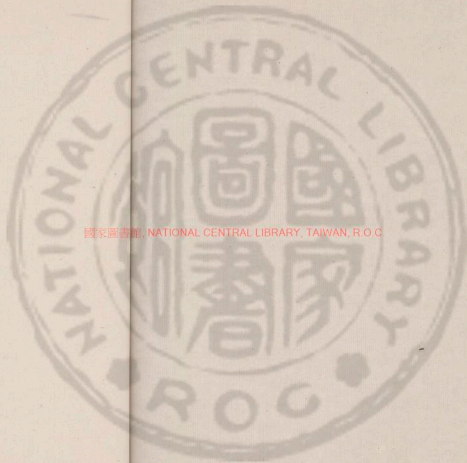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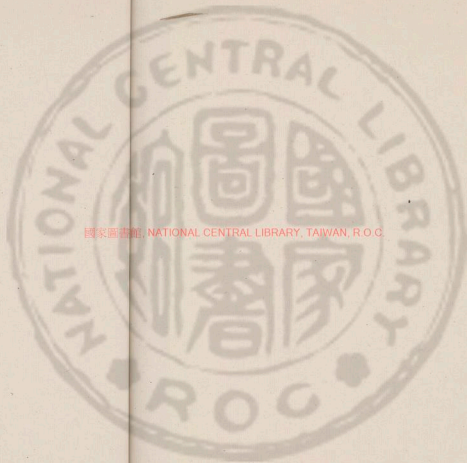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